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六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九月。壬申。工科給事中駱秉章奏稿

以暎夷肆逆。騷動海疆。我

皇上命將征討。自可尅日盪平。臣謹就今日情形。為攘外安內之急務。所宜豫為籌畫者。敬為

聖主陳之。

一宜審機謀也。暎夷犯順以來。沿海滋擾。專以火礮轟擊為能。夷船所至。防兵聞礮即逃。不戰先潰。言之可為痛心。竊思以礮禦礮。遠近或不相敵。且我兵屢挫。必先籌制勝之策。始足以大振軍威。聞夷逆向曾攻其近國嗶沽。嗶沽

佯敗誘之登岸。空城居之。破以地雷。盡殲其軍。此以計勝也。又聞該逆兵目。以象皮銅片。包護上身。刀刃不能傷。在粵時。義民以長梃俯擊其足。應手即倒。此以力勝也。由此觀之。水戰則當以計誘。陸戰則可以力取。此在將軍相度地勢。審決機宜。可操必勝。但須鼓勵將弁。與士卒同甘苦。則兵皆用命。而軍心愈奮矣。

一宜防內寇也。弭亂於未形。則易為力。救患於已發。則難為功。今天津。山海關。既駐重兵。足以禦敵。至於臨清德州徐州淮安等處。為南北通衢。儻奸宄窺竊。梗塞南糧。其患非小。聞運河一路。及山東青曹二州。俱有土匪。肆行劫掠。

如候選員外郎林光岱來京。在清河縣半壁店。被劫一空。並路上報搶之案。不一而足。若不及早查拏。恐日久蔓延更為可慮。應請

敕下直隸山東督撫。嚴飭營伍。認真緝捕。庶行旅安而閭閻靖矣。

一宜募土兵也。聞各省徵調之兵。每以貧弱游民充數。則營伍必不足額。既經抽調。人數愈少。儻不逞之徒。乘機滋事。則內地亦屬可虞。亟須設法召募。以備守禦。查州縣例得添設民壯。若於添設民壯之外。州縣官能召募土兵。訓練有效。足資禦侮者。督撫核其人數多寡。酌與升銜。選其精銳。收置營伍。遇有征調。便於抽發。平時蓄有雄勝。兼可

潛折奸萌。因地召募。既不擾民。勢亦易集。但以精銳為主。不得冒濫名糧。此亦足兵之術也。

一宜飭京營也。八旗之兵。素稱勁旅。至綠營各兵。宜加整頓。況承平日久。武備或有廢弛。儻暎夷一犯天津。畿輔必重防衛。不可不為未雨綢繆之計。以重根本而策萬全。應請
欽派大臣。查覈京營兵額。汰其羸弱。補以精銳。務使一兵有一兵之用。則居重馭輕之道得矣。

一宜固民心也。我
朝深仁厚澤。二百年來。浹髓淪肌。百姓咸知愛戴。且軍興以

來。

聖主不惜帑金。為民除害。即有好義之士。踴躍捐輸者。亦必優加

獎賞。但恐防兵所在州縣。或藉籌解軍需為名。至有加派

勒捐等事。如浙江之餘姚。已釀成事端。又聞直隸州縣。亦

有加派浮言。誠恐莠民煽惑。反側潛生。深為地方之患。不

可不防其漸也。伏乞

申諭督撫。嚴飭所屬。不許加派勒捐。刊貼謄黃。使百姓共見共聞。

則浮言自息。邦本愈固矣。

一宜裕倉儲也。京通各倉。乾隆嘉慶年間。常有數年之積。

嗣因有漕各省。或遇歉收。截留蠲賑。不能全數抵通。是以

積貯漸少。臣於道光十九年。奉
命稽查北新倉。核計貯米二十餘萬石。二十年四月放甲米。即將十九年所收漕米開放。是倉儲僅有一年之蓄。近聞南漕到通。又不及三百萬石。明年恐不敷支放。而河南安徽湖北。已有水患。江蘇浙江。兵差絡繹。明年糧米恐不能按額入漕。天津儻有兵警。運道或阻。則匱乏堪虞。請
敕下戶部及倉場侍郎。議款籌辦。於俸餉民食。關繫非輕也。
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駱秉章奏𠻳夷向曾攻其近國嗶𠰅嗶𠰅佯敗。誘之登岸。空城居之。破以地雷。盡殲其軍。又該逆兵目。以象皮銅片。包護上身。刀刃不能傷。粵省義民。以長梃俯擊其足。應

手即倒等語。用兵之妙。當以計勝。與經等抵浙後。務須相度地勢。察看情形。諸如此類。必當留心妥協計算。方能制勝。隨時設法。慎密為之。至長梃擊賊一法。亦著飭諭鎮將及弁兵等咸使知悉。俾收實效。

又

諭。給事中駱秉章奏天津山海關。已有重兵禦敵。其臨清德州徐州淮安等處。為南北通衢。儻奸宄窺竊。梗塞南糧。其患非小等語。所奏不為無見。著訥爾經額等各於所轄境內。察看要隘。派兵巡查。毋令匪徒滋擾。又據奏稱。山東青州曹州兩府。俱有匪徒劫掠。候選員外郎林光岱來京。在清河縣半壁店。被劫一空。

路上報搶之案。不一而足等語。著訥爾經額牛鑑。梁章鉅。托渾
布嚴飭所屬。認真緝拏。如有似此被劫之案。即將匪犯全行弋
獲。嚴行懲辦。不止安行旅。靖宄頑。於國事必有益處也。勉之毋
忽。

正藍旗副都統富僧德奏。竊奴才奉
旨敕赴山海關會辦防堵事宜。於本月十五日到關。當即親赴石
河口。秦王島。各口岸。履勘設營備逆情形。臨視地勢扼要。
緣山海關石河海口。僅止去城七八里。海面遼闊。凡可登
陸之處極多。水勢深淺不一。口岸大小不等。洵屬
畿東要道。務宜嚴加設禦。方保有備無虞。奴才週查哈哏阿改

移距海稍遠營盤堆築土壘挑挖陷坑戰濠暗營伏兵聯
接策應之機深合防剿之要復查山海關礮位本屬無多
其近海礮臺三座已擬每臺安設鐵礮一尊撥兵看守相
機施放下餘大小礮位撤安土壘之上即使逆夷突來不
致受其船急礮利之敵總以誘其登陸伏兵四起兜剿要
截尤屬兵家之密計奴才詳加週歷俱屬妥協惟有遇事和
商隨時酌辦萬不敢固執己見稍涉疏虞有負
聖主簡委之重任
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僧德奏履勘海岸情形一摺石河口秦王島
各口岸必須嚴加守禦該副都統到關後親往履勘所有營盤

土壘。陷坑戰濠各事宜。均已辦理周妥。至近海礮臺三座。每臺安設鐵礮一尊。其餘大小礮位。撥安土壘之上。亦著照議妥辦。該副都統仍當與哈哴阿等。和衷共濟。協力防堵。不可稍有疏虞。

癸酉。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沿海各省將軍督撫。前因訥爾經額奏天津等處海口。酌籌添駐官兵。並建蓋墩臺營房。以資經久。當降旨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准。即在直隸各營內抽撥三千二百名。外省簡僻營分抽裁二千八百名。飭令訥爾經額分布防堵。以資經久。因思沿海各省。兵額無多。逆夷去來無定。欲為經久

之計。必先籌屯兵之方。計七省大小口岸。險要處所。應行添兵防守。與直隸情形相同。自應一律籌添。著該將軍督撫等將該省險要各海口。查明共若干處。何處應添兵若干名。即於本省各營內。或量為裁撥。或分年換防。逐一詳細查明。妥議具奏。開單請旨。庶額餉不至增添。而客兵亦可省徵調。至夷匪沿海滋擾。民間防守。莫善於團練。而拒礮之法。惟土堡最為得力。前據訥爾經額奏。麻袋貯土。堆壘九層。百步之外。試以大礮。穿至七層而止。將弁得以避其飛礮火彈。人心安定。又賊撲浙江定海時。先向土城開放大礮。不能損傷兵卒。是土堡之能禦礮。歷有明徵。著將軍督撫等諭令沿海村莊居民。處處做此辦理。以古

人堅壁清野之法。變通而為清海之法。其村居團聚。地勢寬平者。四面圍築土堡。此外畸零村落。亦可相度地形。於傍海一面。用沙墩土壘。自為障蔽。以土堡禦礮。尤須以人力守堡。大村團練數百人。小村百人。或數十人。互相聯絡。置墩瞭望。鳴鑼相聞。一有警急。團練之民齊至。而附近防兵。亦可聞聲應援。由各村推之各縣。衆志成城。海濱自可安堵。著將軍督撫等遴選有守有為素得民心之州縣。廣為勸諭。飭令築堡自衛。一切用項章程。聽民間自行捐辦。地方官隨時與之講論籌畫。嚴禁胥役等干預其事。不時訪查。俾任官人等。咸知自斂。無可染指。儻該員果能如此實力辦理。著有成效。據實保奏。從優甄敘。及此官民

共憤之日。併力舉行。一半年間。沿海各省。均可有備無虞。切勿
奉行故事。視爲具文。至各海疆省分。紳士商民。果有捐資助餉。
修建城堡。及雇募義勇。造船鑄礮。有益軍需者。其急公好義。即
與出力將士無異。若仍照捐輸常例議敘。不足以示鼓勵。著蕆
實保奏。候朕破格施恩。此外各省士民。如有赴各海疆捐貲助
餉者。亦著一體請獎。無阻其向善之志。凡此團練鄉勇。建築土
堡。行之於民。則自衛其生。勸之於官。則化行倍速。如能認眞經
理。日久不懈。靖奸宄而收實效。朕有厚望焉。

又

諭訥爾經額屢次奏天津設兵防堵情形。知已布置周帀。足以禦

敵。惟北塘一帶。甚為廑念。該處兵力已不單弱。惟該夷每到一處。先用大礮轟擊。奪據礮臺。再行搶掠。是其故智。濱海人煙稠密。我兵沿岸結營。後路又無接應。豈非束手受敵。廈門等處失事。皆由於此。為此再諭訥爾經額妥為籌畫。或將該處商民勸令遷移。令其無可肆掠。或團練鄉勇。各自保衛。該夷來時。不見兵丁礮位。疑有設伏。不敢輕進。即令鼓眾直前。而離船稍遠。其氣已餒。彼時我兵誘之深入。待其力盡。分路夾攻。槍礮齊發。使之首尾不能相顧。再以各村接應伏兵。出其不意。痛加攻勦。可無噍類矣。至設兵原以衛民。必使膽壯氣盛。始克制勝。該夷槍礮猛烈。若我兵無所蔽障。志已先沮。則兵不能自衛。何以衛民。

其應如何設法遮護。使之有恃無恐。著該督妥為籌辦。其大小礮位。均著安置得宜。參差不一。或深林密箐。或村落坡陀。以備賊來抄襲夾攻之用。斷不可平列岸前。一望而盡。該督數月來與鎮將等講求韜畧。必能領會參變。布置咸宜。以慰朕念。

又

諭。㖞夷犯順滋擾沿海受其荼毒。總由漢奸為之引導。故愈形猖獗。因思奸民之甘為夷用者。一則貪彼重利。一則畏我科條。令若予以自新。懸以重賞。必有自拔來歸。為我間諜者。以沿海情形而論。現在浙江尤為喫緊。著奕經等剴切曉諭。立定賞格。如有能殺獲大小夷目黑白夷鬼。及焚燒兵船火藥。即分別從重

給賞。以堅其悛悔之心。至各省紳士商民。如有捐資助餉。修建城堡。及雇募義勇。造船鑄礮。有益軍需者。其急公好義。即與出力將士無異。若仍照捐輸常例議敘。恐不足以示鼓勵。著奕經等酌量奏請施恩。以昭奬勸。惟該逆所恃。以定海鎮海為巢穴。毫無後顧之慮。我兵恐難得手。如能多備商漁各船。裝載礮械柴葦。與舟師暗伏港汊。一聞岸上交戰。各路齊出。繞其船後。開礮縱火。彼必一面在岸迎敵。一面回顧彼船。其勢既分。其心必亂。我兵乘機進勦。定可大挫其鋒。此等船具。用之於洋面攻勦則不足。用之於海口牽制則有餘。用之於白晝。則彼易防。用之於夜攻。則彼必擾。著奕經等廣募水勇。駕駛商漁船隻。乘機焚

擊使夷眾驚懼首尾不能相顧如此水陸交攻痛加勦戮該逆必紛紛逃竄不戰自潰此亦制敵之勝策也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浙江省城東南兩面環繞錢塘大江直達海甯州境以該州尖山一口為江海交匯之處尖山近連乍浦遠接定海等洋船隻可由乍浦而至亦可由定海等洋遶海而來設令逆夷窺伺不惟海甯可虞省城根本重地尤為可慮防守不容稍忽惟尖山口港闊水深錢塘江更屬散漫平衍水中不能設法堵截祇有派兵募勇為陸戰之策節經臣具奏在案茲甯波等處三城迭陷浙東藩籬已撤該逆更可由東而入戒備尤貴謹嚴惟

省城廣袤四十里。分立十門。地勢寬闊。防堵匪易。省標滿綠各營兵丁。除撥赴乍浦。海寧。暨分防九州縣城汛。及外委額外字識貼寫。並看守倉庫監獄藥局軍庫等項之外。計共防兵二千六百餘名。又臣前此飭調麗水楓嶺等營兵二百名。統共兵二千八百餘名。臣以沿江一帶。駐紮防守。及配駕船隻。在江巡緝。最關緊要。分兵一千餘名。在城外分段駐防。並雇備大小船二十四隻。往來江面。梭織巡查。餘兵一千八百餘名。以一千一百餘名。分守十門。派管徼位。並巡查城內各處堆卡。以七百名專司策應。預備臨時衝擊。此臣就省城現在各兵。分别派撥之原委也。但兵

數不足三千。勢極單弱。儻逆夷豕突前來。眾寡不敵。殊難抵禦。自不得不借資於民。以期協助。臣自七月間回省。即與紳士籌議團練。義民陸續應募者。已屬不少。及定海鎮海相繼失守。臣與藩司常恆昌復又諄切勸諭。各紳士亦踴躍從事。已於城內城外。團集義民二萬餘人。均願同心敵愾。保衛城池。臣又以江干一帶居民。向以種植沙地為業。膂力剛強。風俗勁悍。若能收以為用。勝於羸弱之兵。知該沙民素有統領之首士。當將各首士陸全豊等飭傳至署。諭以大義。令其協助。該首士等義形於色。並以伊等世業。即在江邊。若被逆夷滋擾。則生計皆失。斷不甘心。情願

揀選敢死之士五千人。為
國效命。並保身家。此外再糾集六七千人。臨時喊殺助威。以
壯聲勢。臣以該義民沙民等志切同仇。均屬深明大義。且
不支軍器。不領口糧。各出私財。以備公戰。尤為難得。自應
酌加賞賚。俾資鼓舞。當於軍需項下提銀三萬兩。以二萬
兩散給義民。一萬兩散給沙民。將義民分插於城內城外。
與官兵間段巡守。沙民均令在江干住紮。飭委札調來省
襄辦軍務之金衢嚴道布彥博勒格督察。在沿江要隘各
處築壘掘濠。一有警信。即分頭埋伏。俟該逆登岸。痛加截
殺。各沙民咸各樂從。臣猶恐該義民沙民。有初鮮終。或致

臨時退散。復向伊等開誠布公。再三勸勉。伊等感於至誠。無不奮勉。且有垂涕之人。察其景象。似屬可用。此臣團練義勇之情形也。至海寗州額設汛兵。寥寥無幾。經臣歷次在省標及嚴州協等處。酌量派撥前往。並將海防營兵一體派防。復令該州與許村場暨大使等雇募鄉勇。一面查照省城之法。團練義民。現計該州駐設兵丁七百六十餘名。雇募鄉勇一千餘名。團練義民一千四百餘名。經臣委員前往。會同該州。按照地勢之險易。於州城內外。及沿塘一帶分駐防堵。並配兵船巡船二十隻。巡邏稽查。惟值此危急用人之際。鄉勇雇值。若照例給發。無人應募。不能不

厚給雇資。每名每日。各給錢三百文。並酌給安家銀兩。以安其心而用其力。此又海甯州添設兵勇義兵巡防堵禦之緣由也。查浙省自定海失守。鎮海甯波相繼而陷。人情大震。省中勢尤岌岌。遷徙之家。不計其數。推原其故。蓋由各士民深知省中兵數無多。難以禦敵。故不憚流離之苦。各為竄避之謀。臣目擊情形。不特憂外侮之乘。且恐有內訌之變。日與藩司邀集紳士。殫力經營。苦口勸諭。省中集有義勇二萬餘人。即海甯州兵勇。亦在三千人以外。聲威較壯。人心稍安。當此潰散決裂之際。所以為攘外靖內計者。不過如此。亦祇能如此。臣心力已竭。別無良策。然而兵

力戀單。義勇雖各有感激思奮之意。究未經歷行陣。果否
實能禦侮折衝。難以懸定。儻臨時眾志仍不能固。臣祇能
捐一身以報
朕知。汝是中心[illegible]也。
君父生成之德。不能以一手而挽萬眾渙散之心。惟冀仰仗
朕深嘉之。[illegible]力而為。[illegible]無[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也。
天威。城存與存。稍酬
高厚。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省垣及海甯州守禦情形一摺。浙江
省城東南兩面。環繞錢塘大江。直達海甯州境。以該州尖山一
口。為江海交匯之處。尖山近連乍浦。遠接定海等洋。逆船可由
乍浦而至。亦可由定海等洋遵海而來。防守不容稍忽。該撫因

省城兵力稍單。節經勸諭紳士。團集義民沙民二萬餘人。分插城內城外。駐紮巡守。並於軍需項下提銀三萬兩。分別給賞。以資鼓舞。海甯州除駐設兵丁七百六十餘名外。亦經雇募鄉勇一千餘名。團練義民一千四百餘名。分駐巡邏。厚給雇資。並酌給安家銀兩。所辦均屬周妥。仍著督飭文武員弁。董率該兵丁義勇沙民等嚴密防堵。時加激勸。以期衆志成城。一俟大兵雲集。即可相度機宜。剋期進勦。以申天討而靖夷氛。

又

諭。寄諭揚威將軍奕經等。據劉韻珂奏浙江團練義勇沙民。防守省城。日待大兵之至。該將軍等起程後。自必迅速前進。以圖保

護。惟是逆夷蹤跡無定。海洋處處可通。即如江蘇海口。具爲夷船可到者。不止一處。該將軍等於入江蘇境後。一路探聽夷船蹤跡。如已擾及江蘇海口。即當先其所急。至省城固爲緊要。但該將軍等專駐省城。恐又蹈廣東故轍。其應於何處駐紮。或分或合。屆時相度形勢。妥爲布置。以資策應。劉韻珂摺。著鈔給閱看。

劉韻珂又奏。臣接閱軍機大臣鈔寄前

欽差大臣裕謙片開。九月初二日。內閣奉

上諭。浙江定海鎭總兵提督銜葛雲飛處州鎭總兵鄭國鴻。江南壽春鎭總兵王錫朋。當定海失守之時。同時陣亡。除照例賜卹

外。加恩賞銀五百兩。由各原籍藩庫給發。並著該省督撫查明
該故員等子孫幾人。據實具奏。葛雲飛鄭國鴻王錫朋係定海
收復。建立專祠。王錫朋仍於該原籍建立專祠。該故員等靈柩
回籍時。並著各該地方官。妥為照料。此次隨同陣亡將弁兵丁。
除分別奏咨照例卹賞外。並著確切查明。分咨各原籍督撫。將
其家屬從厚撫卹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篤念藎臣。加恩無已之至意。查葛雲飛係浙江山陰縣人。鄭
國鴻係湖南鳳凰廳人。王錫朋係順天大興縣人。鄭國鴻
有子鄭鼎臣。係浙江候補批驗所大使。此外子孫幾人。及
葛雲飛王錫朋子孫幾人。臣已檄飭山陰縣。並咨直隸湖

南。各督撫臣。分明確查。俟查明之日。另行具奏。至葛雲飛

鄭國鴻屍身。業經定海縣民。送至鎮海軍營。轉送甯波府

棺斂。現在葛雲飛柩已回籍。鄭國鴻靈櫬。亦已到省。將來

回楚之時。即令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惟前此定海縣民。

將葛雲飛鄭國鴻屍身。送至鎮海。業經裕謙飭令甯郡軍

需局。給與該故員家屬。各銀三千兩。以資表賞。臣曾接有

裕謙咨會。嗣鄭國鴻家屬。因在甯未經全領。由省局找發

齊全。所有此次

恩賞銀五百兩。似可無庸再給。其王錫朋因屍身無著。裕謙並未

飭給銀兩。仍移咨直隸督臣將

賞項如數動給。並在籍建立專祠。將來收復定海。再為該三鎮一
併另建祠宇。其陣亡將弁兵丁。因鎮海甯波相繼失守。兵
俱潰散。省中雖難查訪。似應飭令調兵各營分向散回各
弁兵。查詢明確。分别彚辦。臣現已咨會署兩江督臣。並咨
行提臣。及浙省各營。逐一確查。凡江省陣亡各弁兵。由該
省查明。奏咨辦理。浙省陣亡各弁兵。由臣查明。奏咨辦理。
並遵
旨將其家屬從厚撫卹。俾得即沾
聖澤。共沐
皇仁。

硃批覽奏不勝憫惻繼之以憤懣髮指俱依議行

甲戌

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派怡良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福建會同該督撫等辦理軍務怡良接奉諭旨諒已迅速起程計此時將抵福建所有前此廈門失事顏伯燾既督同文武各員在彼守禦何以夷船突至即潰敗不支究竟夷船共來若干隻廈門防兵共有若干其接仗情形何若該處居民被夷騷擾是否盡行遷避該夷既據廈門何以又舍而赴浙現在廈門鼓浪嶼一帶尚有夷船若干隻並各島嶼有無夷船占據顏伯燾召募水勇現已招致若干名能否得力如何布置是否隨時操練足資

攻勦。著怡良一併詳細查明。據實密奏。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浙省自上年逆夷滋事。即在省城設立軍需總局。甯波設立分局。鎮海設立糧臺。本年二月定海收復。又在定海添設糧臺一處。總局係在省司道經辦。分局及鎮海糧臺。係甯紹台道督同府廳經理。定海糧臺。係該署縣會同委員經理。八月間定。鎮甯波先後失守。夫役盡散。各處祇運出些須銀兩。餘銀為數尚多。因無夫搬運。連米糧器械悉數遺失。臣前委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帶兵至曹娥江駐守。因軍糧亟須發給。復在紹興府設立糧臺。委員經管。此浙省自軍興以來歷次辦理之緣由也。

茲逆夷竊據寧波府城定鎮兩縣。將來大兵攻勦。應由何路而進。俟揚威將軍等到日。確查地勢。妥籌良策。所有前敵糧臺。應隨大營為進止。不能豫定其處。其軍需總局分局。以現在情形度之。省城為通省適中之地。紹興則為浙東首郡。上接省垣。下通寧郡。似應仍在省城設立總局。紹興設立分局。庶足以示聯絡而便支應。一切事務。即責成鄭祖琛卞士雲孫善寶稽核辦理。至藩司常恒昌綜理已及經年。諸事熟悉。宜令鄭祖琛等會同辦理。臬司蔣文慶寧紹台道鹿澤長等。亦應仍令襄理。以資分任。惟省城逼近尖山海口。紹郡亦屬濱海。且與寧波毗連。此二處形勢

雖便。究非萬全之地。各款銀兩。未便多貯。致有疏虞。臣前

次請撥銀三百萬兩。摺內已聲明解至江蘇藩庫存貯。昨

又因前

欽差大臣裕謙奏准兩淮解閩軍需銀七十萬兩。改解來浙。咨請

江蘇督撫臣將此項銀兩。以一半解存蘇州藩庫。一半仍

存兩淮運庫。俟需用之時。再行咨提。是各省未經解浙之

銀。臣已籌有寄貯之處。其省中現存銀兩。除軍需專款應

留備逐日支發外。其藩運各庫額貯兵餉鹽課。及正雜各

款。銀數尚鉅。亦未便概存省庫。臣與藩司逐加籌畫。浙西

之嘉興。湖州。浙東之衢州嚴州四府郡城。均非海口。離省

亦不甚遠擬將各項銀兩酌量存留餘銀運赴該四府分
貯至續用之時陸續提取庶猝有意外之虞不致耗散帑
項至將來大兵到浙糧米軍械最關緊要除糧米已經臣
委員分赴各處採買並招商販運外軍械則以大礮為攻
勦要需上年該逆突據定海各營額貯之礮儘皆調赴海
濱內解至鎮海者十居其七旋因鎮海礮位甚少且各海
口亦均需礮堵禦經前
欽差大臣伊里布與臣先後奏明在鎮海省城分設礮局採購銅
鐵炭斤集匠鑄造鎮海鑄成一百餘位均分於該縣及定
海二處省局亦鑄成一百餘位亦分撥鎮海及通省海口

令定鎮迭陷。不特各礮盡為賊有。（未載。大與前後）且尚有未用之銅鐵炭各數十萬斤。因無夫搬運。亦均棄以與賊。而在鎮工匠。又皆星散。現在省局僅存礮一十五位。鐵炭各十餘萬斤。已成之利器。既屬不多。應用之要需。又屬有限。且匠作人等。不能如鎮海之眾。實有不能猝辦之勢。臣現已嚴飭委員。勒令工匠。添搭爐座。先就現有鐵炭。趕緊鎔鑄。遵

旨先鑄一二千斤上下大礮數十位。並製合膛彈丸。以濟大兵到浙攻擊之用。一面通飭各屬。訪覓工匠。並採買銅鐵炭斤。源源解省。以便多製礮位。藉資攻守。但能否應手。殊難豫定。此外鳥槍刀矛帳房鑼鍋等物。一併分別趕辦。以仰副

聖主諄諄諭戒至意。再壽春頭二起官兵。業已到省。臣已遣令前
赴曹江。惟該兵等所帶。多係弓箭籐牌等物。火器長矛甚
少。臣現在省局發給擡槍二千桿。長矛五十桿。俾資擊刺。
劉韻珂又奏。准部咨。九月初六日。奉
上諭。琦善著加恩釋放。發往軍營。効力贖罪。欽此。仰見我
皇上赦過宥罪。破格用人之至意。伏查前任
欽差大臣已革兩江總督伊里布。老成謹慎。鎮靜深沉。服官數十
年。清操著於中外。上年逆夷滋事。該革員本主勦辦。及奉
命來浙。察知該逆勢甚猖獗。攻勦難以得手。適該逆在直乙
恩。該革員遂設法羈縻。屢次遣令家丁張喜前往曉諭。冀以柔服。

一面仍請鑄造礮位。添調官兵以防其變。至本年二月初

間。與該逆約定日期。以取獲之俘囚。易被占之境土。其時

該革員已奉有回任之

旨。裕謙業經抵浙。如使該革員稍有諉卸之私。正可遷延其期。置

身事外。使或撫或勦。裕謙主裁。何肯獨肩重任。仍為以人

易地之事。蓋該革員深慮失卻機會。不但定海難期猝復。

且恐從此兵連禍結。貽患無窮。故置身家性命於不顧。毅

然行之。卒使逆夷感激。定海來歸。並聞該革員於離鎮海

時。切囑裕謙。辦理夷務。不宜輕率。是其立心行事。無非上

維

國計下念生民至於逆夷粵東反覆攻奪虎門則事在定海已復之後實為該革員所不及料[illegible]自該革員去浙之後適省士民感其保衛之恩頌聲不絕現在逆夷又在定鎮等處稱中國好官惟伊

欽差一人並以張喜為張老爺稱其現在何處言此人實係好人如伊

欽差張老爺在浙伊等斷不前往等語因此士民更深感念臣查該革員前在浙省不過不殺夷俘並未許給地土准予通商且於該逆請代銷貨物請先釋俘囚無不從嚴拒絕而該逆嘖嘖稱道指為好官並以張喜為好人是該革員實

能以信義服人。而張喜之善於將命。亦可概見。今值浙省

需人之際。琦善擬罪較重。尚蒙

恩宥。該革員情罪尚輕。且已到城數月。可否亦賜

矜釋。飭令帶同張喜來浙。効力贖罪。出自

聖主逾格鴻慈。臣與該革員先未謀面。及在浙省共事。爲時甚暫。

相見不過數次。並未深交。特以輿情愛戴。逆賊感孚。是以

據實直陳。冀有益於

國是。伏乞

皇上俯賜鑒察。臣不勝悚惕待

命之至。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籌議設立糧臺處所。並趕鑄礮位一摺。覽奏均悉。礮火為攻賊要需。斷不可少。著該撫即就現在浙省所存鐵斤。趕緊飭令匠役。添搭爐座。剋期鎔鑄。總須適用。毋稍遲延。應於何處鄰省咨取鐵斤之處。一面酌辦。一面奏聞。其鳥槍擡槍擡礮等件。均著趕緊製造。至糧臺必須建設適中之地。而錢糧分貯。尤當籌畫妥善。不致有意外之虞。該撫已將藩運各庫額貯銀兩。分運嘉興湖州衢州嚴州四府。並咨明江蘇督撫將奏撥軍需銀兩。一半解存蘇州藩庫。一半仍存兩淮運庫。均甚妥協。俟揚威將軍等到時。即著會同商酌糧臺總局分局。究以何處建設為便。奏明辦理。據奏壽春鎮官兵。業已陸續到

省。即著派同本省兵弁。分處防堵。該兵丁等所帶。多係弓箭籐牌等物。不能適用。已降旨飭令奕經等於途中籌議。應於附近何處。調取軍械。即著迅速趕辦。毋誤要需。該撫仍遵前旨。督率兵弁。及義勇沙民。協力防堵要緊口隘。一俟大兵雲集。再行進勦。其所請將伊里布改發浙江效力贖罪之處。著不准行。

又

諭。據劉韻珂奏籌設糧臺並趕鑄礮位以資攻勦等語。現在勦夷要務。火器為先。所需礮位。前已有旨令江蘇浙江江西鑄造分撥。本日又降旨令劉韻珂趕緊鑄造礮位。及撞礮撞槍應用。惟據查壽春鎮兵丁。止有弓箭籐牌。現不適用。火器長矛甚少。著

奕經等酌量在沿途地方調取以資應用至糧臺視大營為進止俟該將軍行抵江蘇仍遵前旨酌量分撥劉韻珂摺著鈔給閱看

乙亥浙江提督余步雲奏查甯波府屬七縣除定鎮鄞三縣已失不計外象山窵遠奉化僻處深山雖有小河僅容杉板惟餘姚首當其衝其次慈谿皆與甯郡一水相通夷船便於往來故奴才於退出甯郡之後即在上虞曹江兩處收集散兵以過餘姚慈谿之總徑而為該二縣聲援誠恐甫經敗散人盡驚弓若在相近大江之餘姚慈谿駐紮收兵毀夷船一至官兵無幾夷匪大礮兇猛勇烈勢不能敵

奴才雖力盡一死。而一誤再誤。不惟該二縣必不能守。即上虞曹江以西毘連之郡縣。亦有不忍言者矣。管見所及。所以暫駐上虞曹江。又恐夷性狡猾。萬一乘虛占據餘慈。奉為可慮。竊思兵有虛實。實既不濟。不如用虛。特與撫臣玉商。又與前福建藩司鄭祖琛寧紹台道鹿澤長衢州鎮總兵李廷揚等反覆商籌。意見大畧相同。故先假寫義民同憤告示。密令張貼。以惑其心。又暗差精細。混入郡城。徧擲無名白帖。聲言城內百姓。同欲鼓譟。為義民內應。以驚其膽。又會督各縣令。勸諭紳民。團練鄉勇。虛張聲勢。以阻其來。此奴才以前此無兵。不得已而用虛之情形也。仰賴

天威。半月以來。惟初六七日。夷船駛進餘姚慈谿。探量水勢。去後並未出擾。近日江西頭二起兵。已到一千。先以五百令該管將弁。帶領速往餘姚。相機防守。以五百駐守上虞距城十里之中壩。俟江西兵隨後到來。再派往慈谿。奴才亦即往來策應。恐兵力不敷。仍令此項前去設作疑兵。或隱或見。或在城在郭。實實虛虛。使漢奸探聽不確。則夷匪必不敢來。此奴才現在有兵不多。不得已而用虛之情形也。奴才以必死之心。行不死之事。總不使夷蹤四出滋擾。俟將軍參贊到來。再圖大舉。現在各縣鄉村。尚屬安靜。探得寧郡夷船。如前停泊。惟紛紛搬運財物上船。又多擄得商民銅錢。兌

換洋錢。變賣米穀。搶取城外居民牛馬。日遣漢奸出探等情。第恐其不出滋擾。另有別謀。儻該夷聲東擊西。豈不轉為所愚。特日差可靠弁兵。於乍浦各海口。細心哨探。隨時飛報。以免疏虞。

諭軍機大臣等。余步雲奏保護上虞曹娥江。現在無事情形等語。該處防兵既少。自當設為疑兵。毋使逆夷知我虛實。夷船近日既未出擾。江西兵已到一千名。分撥餘姚上虞防守。該提督仍遵前旨。加意防堵。往來策應。毋稍疏虞。一俟揚威將軍奕經等到浙。聽候調遣。

兼理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梁章鉅。江南提督陳化成奏稱

臣於九月初三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江蘇寶山等處。最關緊要。沿海各口岸。固宜密為防堵。其陸路要隘處所。尤當相機設伏。防其登岸肆擾。著梁章鉅陳化成。密籌相度地勢。預為布置。務使水陸交嚴等因。欽此。臣查蘇松各州縣。率多濱海之區。口岸紛歧。道里亘遠。內寶山。上海兩處。為江南全省門戶。最關緊要。亟應分駐重兵。而上海縣城。商賈雲集。與浙江之寧波府。氣息相通。近得鎮海失守之信。民心甚為惶惶。臣督率地方官。力加彈壓撫綏。尚無浮動。而附近各屬。如川沙南匯華亭奉賢崇明等廳縣。亦因洋面毗連浙省。人情驚惑。各紛紛稟請添兵防堵。臣

連日與提督臣陳化成。徐州鎮臣王志元。及上海道王珝
密籌熟商。僉稱前次奏調提標各營官兵二千名。尚嫌單
薄。必須增添兵力。以固衆心。業經臣飛調徐州營兵三百
名。京口督標遊兵。徽州等營兵各二百名。潛山池州蕪采
廣德亳州。泗州等營兵。各一百名。合共一千七百名。星夜
趕來上海。以便各屬陸路要隘處所。分別安插。雖各兵到
齊。尚須時日。而此議甫定。民氣已漸恬熙。現復力行團練。
閭閻尚皆安堵。儻有夷船遊奕近口。即當管帶水陸各兵。
合力夾擊。斷不敢稍存大意。致有疏防。
梁章鉅又奏。伏查江蘇上海礮局。經前督臣裕謙奏請鼓

鑄。緣本省不產銅鐵。收買亦復無多。是以委員前赴楚北。採購鐵斤。本年三月。復撥運賚蘇局洋銅十二萬三千斤。同委員購到楚鐵十二萬斤。先後開爐。自四月起。至九月十五日。共已鑄成四千餘斤。至一千斤大小銅礮五十尊。六千斤至四千斤大小鐵礮十二尊。均能演試有準。業經隨時分撥吳淞谷口安設。現據鑄局委員稟稱洋銅全數用罄。所存楚鐵四萬餘斤。現已開鑄四千斤鐵礮十尊。而月可以完工。統計局中銅鐵均已用完。臣以逆夷肆擾浙江。誠恐尚須礮位。正在設法籌議間。欽奉

諭旨。自應認真趕辦。現已行司。飭查寶蘇局洋銅有無續到。一面

發銀委員星赴湖北。採購精鐵。分起速運來蘇。並有節次

查起各處廢礮。約鐵二萬餘斤。擬即酌改新礮。已令試鑄

一尊。察看其分量。均當欽遵

聖諭。各重數百斤至二三千斤不等。以備調撥。

諭軍機大臣等梁章鉅等奏續調官兵防禦。並遵旨趕鑄礮位各

一摺。江蘇寶蘇局銅鐵。現已用盡。經梁章鉅委員。赴湖北採購

精鐵。並將廢鐵改鑄數百斤至二三千斤礮位。以備調撥。著即

趕緊鑄造。隨時演試。如有調撥。即行飛速解往應用。毋稍遲誤。

至上海等處各海口。應如何添調兵丁分駐防堵之處。已諭知

揚威將軍奕經等路過江蘇時。會同體察情形。酌量調撥。總期

有備無患。足資防勦。是爲至要。

又

諭。寄諭揚威將軍奕經據梁章鉅等奏續調官兵。分布水陸各口防禦一摺。江蘇寶山。上海兩處。爲江南全省門戶。必應分駐重兵。而上海縣商賈雲集。尤爲逆夷垂涎之地。其餘瀕縣洋面。亦俱毗連浙省。該撫等現已添調徐州等營兵一千七百名。分別防堵。著該將軍等行抵江蘇時。與牛鑑梁章鉅陳化成熟籌妥議。應如何擇要防堵。添兵守禦之處。體察情形。會商辦理。如浙江所調之兵。有可留備江蘇應用者。亦即隨時截留分撥。該將軍等務當因地制宜。先其所急。毋令逆夷竄入。是爲至要。梁章

鉅等及余步雲各原摺均著鈔給閱看

丁丑

諭内閣前因已故兩江總督裕謙在浙殉難降旨照尚書例賜卹令該部查例具奏茲據禮部等部查照定例請給祭葬銀兩立傳入祠給予世職等語該前督臨危致命為國捐軀深堪憫惻著即照部議辦理並著加恩予謚用示朕憫節褒忠至意

又

諭前因廣東副將陳連陞父子陣亡有旨諭令祁𡎴察看該故員等子嗣才具奏聞候旨茲據奏稱該故員等子嗣陳起鵬陳受桂等現在湖北原籍並未來粵無憑察看等語著湖廣總督裕

交就近傳喚。察看才具。奏明候朕施恩。該副將父子同時盡節。

忠孝兼全。勇烈尤著。著准其一體在陣亡處所。建立專祠。以慰

忠魂。

戊寅。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稱浙省自寧波府城失守後。該

逆即至慈谿縣之丈亭地方探水。旋又駛入餘姚縣境。因

各處探報。或稱餘姚已失。或稱未失。或稱失陷之後。逆夷

業已退去。紛紛不一。經臣飭令駐劄曹江之前任福建藩

司鄭祖琛等就近確查稟報。並於十二日。覆奏籌議提臣

余步雲應在曹江駐守摺內。陳明

聖鑒在案。茲據鄭祖琛等稟稱。餘姚縣居民。自寧波失守。紛紛移

避。已成空城。九月初六日。有該逆火輪船二隻。杉板船多隻。由慈谿駛入該縣城外。探量水勢。城中守兵。本屬無幾。僅止鄉勇數百名。該署縣彭崧年等率以守城。兵勇悉皆驚懼。逆夷旋即退去五里外下碇。初七日夷船復駛至城外。各夷登岸。彭崧年等復率兵勇抵禦。各兵勇從未見過夷人。畏其兇悍。漸各潰散。彭崧年等見勢不能支。即率未散之兵勇數十人。將庫貯餉銀八千兩。及印信搶護出城。時逆夷業已一擁而入。彭崧年等退至曹江。該司等飭弁往探。知該夷於入城後。登山瞭望。旋即退出城外。下船駛回寧波。該司等隨令彭崧年等回縣。守護城池。查得縣監

被逆夷砍破。監犯均已放走。各衙署及縣庫。亦被拆毀。此外並無損傷。業經提臣派令都司邵景陽帶兵一百名。至縣防守。又據慈谿縣知縣王武曾奉化縣知縣金秀堃報稱慈谿縣地方。與鎮海鄞縣接壤。八月二十六日。鎮海失守。居民驚惶遷避。匪徒乘機搶奪滋事。該縣王武曾於二十九日。赴鄉彈壓查拏。三十日早。與史殷嶴赴監收封。忽民間訛傳夷船抵境。合城慌亂。紛擁出城。監犯聞知。亦即全數逃出。該典史閉城查拏。當時截獲十六名。尚有十名。追拏無獲。請將已獲各犯。解赴他處羈禁。又奉化縣方橋地方。於九月初十日。有逆夷杉板船二隻。駛入量水。該處

距縣城四十里。該署縣金秀堃聞報。率領兵勇。馳往抵禦。夷船業已退回。惟合邑民人。甚為驚恐。多有遷移各等情前來。臣查餘姚慈谿二縣。均在寧波之西。奉化則在寧波之東南。該三縣雖皆瀕海。然以定鎮為之屏障。調防兵丁。祇有此數。定鎮既有重兵。該數縣勢不能一併添兵。僅令雇募鄉勇。與額設汛兵。巡防守衛。今定鎮迭陷。次及寧波。該三縣實與强寇為鄰。人情驚擾。不特夷船所到之處城池為之一空。即夷船未到之區。民庶亦多四散。此餘姚所以不能守禦。及慈谿奉化居民。紛紛竄避。甚至監犯亦因逸出之源委也。今該逆於闖入餘姚縣城之後。當時退出。

其慈谿奉化。僅在境內窺探。並未近逼縣城。自應派兵分往防護。以資捍衛而免竄擾。惟該三縣均在曹江之外。現在曹江兵祇二千餘名。不便多為派撥。轉致緊要闕隘無以控扼。臣細度該三處地勢。惟餘姚縣城。為甯紹來往通衢。較為扼要。即經咨會提臣派兵前往守禦。茲鄭祖琛等稟由提臣先已派令都司鄧景揚帶兵一百名。鄉勇二百名。赴彼防守。現復接提臣來咨。另又派江西兵五百名前往。是該處共有兵勇八百名。聲勢已屬稍壯。至慈谿奉化二縣。現在無兵可派。該二縣城池。均僻在一隅。地非衝要。情形尚不喫重。臣現飭該縣等多雇鄉勇。及撫卹居民。令

其自行團練。藉以保衛。俟大兵漸集。再行察看情形。酌量
辦理。以免顧此失彼。
劉韻珂又奏稱臣前據寧波府知府鄧廷彩稟報鎮海失
守。當即會同將軍臣奇明保等。飛章入奏。其如何失守情
形。聲明俟確查另奏。旋奉
諭旨。著即查明迅速奏聞等因。欽此。臣於發摺後。屢向自鎮回省
之員弁。逐加詢問。所言不一。無從折衷。臣以前任福建藩
司鄭祖琛寧紹台道鹿澤長是日俱身在行間。自必真知
灼見。密飭據實具稟。茲據該司道等稟稱是日早。夷船先
在笠山開礮。前

欽差大臣裕謙。即上東門督戰。令該司道等分守西北二城。時金雞山招寶山前後。及北城復海等處。礮聲齊發。彼此轟擊。煙火漫天。該逆旋由金雞山後迤東小港口。闖入該山之背。三面夾攻。山梁被奪。我兵不能堵禦。隨即潰散。隔岸擱江埠礮臺。俱被擊壞。東門礮聲尤烈。其招寶山後身。亦被夷礮攻打。城垛砦盤。悉被毀壞。藥庫復被火箭焚燒。我兵猶開礮奮擊。拒逆船四面環繞。礮如雨隆。我兵勢不能支。逆夷即由後山爬越而上。繞至前山。迅捷如飛。連放排槍。我兵亦遂潰散。維時攻城益急。城中藥庫。亦為火箭所焚。合城鼎沸。兵民之由西門而出者。勢如山傾。城遂被陷。該

司道閻裕謙已投入泮池。被救出城。提臣余步雲亦退守
寗波。該道即由城上跳入城河。跌傷左腿。經委員林朝聘
救起。昏迷不知人事。該司力竭吐血。又被礮子從左膊擦
過。經家丁縣役等擁護出城。星夜趕至寗波。城門已閉。遂
即回省。該道亦經林朝聘送往慈谿。其裕謙與余步雲到
郡之先後。均未目擊。茲向寗波府鄧廷彩查詢。據稱是日
午未之間。裕謙自鎮海乘小輪抵郡。直至該府署中。更換
衣服。因已經昏迷。當用薑湯灌救。時隨行之江寗城守副
將豐伸泰。將令箭交該府招集散兵。保守郡城。該府轉交
營員。出城招集。至申酉之間。各兵均已入城。時提督至府

署看視裕謙。該府等始知提督亦已進城。傍莫裕謙之巡捕江南千總海定國。向該府索要船隻。該府專人至縣。轉飭雇備。豐仲泰親往催索。得有船隻。裕謙即於戌刻。仍坐小轎出城。豐仲泰又持令箭諭令江南官兵。均護送裕謙進省。各兵隨同由西北門而去等情。先後禀覆前來。臣查鎮海縣城。與金鷄招寶兩山。勢如鼎峙。縣城北面。與招寶山之後。均屬大洋。金雞山前與招寶山相對。山背均屬小港。該逆專以掩襲取勝。其前此由曉峰嶺攻陷定海。已有明證。此次該逆先在四面開礮。旋即由金雞山後登岸上山梁。又由招寶山後。繞出山前。以致我兵均各潰散。縣城亦

隨而失陷。其詭計奸謀。與定海之事。如出一轍。實堪痛恨。
惟該數處之失守。則金雞山在先。次及招寶山。次及縣城。
雖同在一日之間。稍有先後之別。該司道親歷其地。見聞
確切。現在彼此所稟相同。似無疑義。至寗波失守情形。臣
前摺業已陳明。茲復詳加體察。實由定鎮失陷。郡城兵少
勢孤。以致不保。提臣余步雲於城陷之後。退守上虞。業經
該提督自行奏報。此外各文員下落。亦經鄭祖琛等查明。
内寗波府知府鄧廷彩鎮海縣知縣葉堃鄞縣知縣王鼎
勲。殉難被救。皆未傷生。現在鄧廷彩葉堃與署定海縣知
縣舒恭受均至曹江軍營。王鼎勲尚在鄉間調養。又定海

縣岑港巡檢趙廷詔仍在本任。署定海縣教諭王映庚現在該縣鄉間。鎮海縣教諭張振夔聞亦尚存。但不知其現往何處。其餘佐雜教職等官。已回至曹娥等處。並有因驗看先期赴省。及尚未到任之員。計寧波府屬及鄞定鎮三縣文職各員。除鎮海縣縣丞李向陽自縊殉節外。餘皆無恙。臣查浙省現在軍務緊劇。差委乏人。懇請將鄧廷彩等各員。暫留驅策。俟事定再行分別查辦。以資任使。再臣前聞江南狼山鎮總兵謝朝恩浙江黃巖鎮標遊擊林亮光均已陣亡。當經附片具奏。茲查林亮光於是日。在金雞山身受重傷。落海氣閉。經漁戶撈起。擡至奉化縣鄉間。灌救

得甦。傷尚未痊。已據黃巖鎮轉據該遊擊自行具稟。臣查該遊擊素稱勇往。遇事奮勉。臣前在鎮海時。深知其可用。是日該遊擊在金雞山。與逆夷接仗。屢用大礮擊中夷船。爲在陣員弁所共見。今受傷未死。營員中另一得用之人。臣已令趕緊醫痊。來省聽候差委。其謝朝恩賫已陣亡。屍身落海無著。業經其子候補縣丞謝榮光。赴省稟報。謝榮光身亦受傷。臣當飭局於軍需款內。給銀三百兩。爲該縣丞醫治傷痕。並回江南治喪之費。查該鎮經裕謙派在金雞山守禦。因逆夷猖獗。臨陣捐軀。屍身未獲。深堪憫惻。仰

乞

聖恩。與自縊殉節之鎮海縣縣丞李向陽。一併
敕部賜卹。以慰忠魂。
諭內閣。江南狼山鎮總兵謝朝恩臨陣捐軀。屍骸未獲。浙江鎮海
縣縣丞李向陽自縊殉節。殊堪憫惻。俱著加恩交部賜卹。以慰
忠魂。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查明鎮海失守情形。並各文員下落。
又逆夷闖入餘姚。並至奉化境內窺探。暨慈谿監犯因變逃出
各等情。覽奏均悉。江南狼山鎮總兵謝朝恩臨陣捐軀。屍骸未
獲。浙江鎮海縣縣丞李向陽自縊殉節。殊堪憫惻。俱著加恩交
部賜卹。以慰忠魂。遊擊林亮光。既據查明為營員中得力之人。

並其餘被救得生各員。均著留營驅策。至該逆滋擾餘姚等三縣。皆在曹江之外。該撫已分撥兵勇八百名。前往餘姚扼要處所守禦。計日揚威將軍奕經到浙。各省徵調兵丁。亦陸續可到。該撫仍先加意防範。毋誤事機。其另片奏余步雲實與裕謙同時退回。並謝朝恩之子謝榮光稟稱各情節。已降旨交奕經等查辦。

又

諭。寄諭揚威將軍奕經等。劉韻珂奏查明鎮海失守情形。及各文員下落。並逆夷闖入餘姚縣城。旋即退出等情各一摺。該夷肆行無忌。於占據寗波府城後。復敢闖入餘姚縣城。砍破縣監。放

走監犯。衙署縣庫。均被拆毀。退出後。又至奉化縣境內。量水窺
探。以致居民紛紛竄避。慈谿縣監犯。乘間逃出。現經該撫派撥
兵勇。扼要守禦。該將軍等抵浙後。務即相度機宜。痛加勦辦。至
所查文員內。定海縣岑港巡檢趙廷詔一員。何以上年定海失
守時。該員既未被害。亦未逃避。此次又復在本任。安然無恙。著
該將軍等查明實在情形具奏。又另片奏余步雲於鎮海失守
時。退回甯波情節。查與裕謙家丁原稟不符。並據謝朝恩之子
候補縣丞謝榮光稟稱該員先奉鹿澤長委令帶領鄉勇。在金
雞山後小陜港防堵。旋奉江南候補知府黃冕將鄉勇撤回。令
同官兵在沙蟹嶺防堵。迨至接仗時。夷匪由小陜港上岸。以致

勢不能支等語。小陝港地方。既先經鹿澤長。飭委謝榮光。率勇防堵。何以黃冕忽令撤退。著詳細查明。毋稍含混。黃冕現已回蘇。並著該將軍等於路過江蘇時。即將該員傳訊確情。據實具奏。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月。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盛京直隸各海口。前經該將軍總督妥為布置。想已周密。惟思𠸄夷乘船近岸滋擾。船之大小不一。總視水之深淺。以為進退。即如鎮海甯波等處。該夷皆先用火輪船測量水勢。是該夷何項船隻。能到海岸。可以測水而知。盛京直隸山海關各處。所轄海口甚多。水之深淺不一。該夷兵船最大。其次如杉板火輪等船。何項喫水若干。諒該將軍總督早已諮訪得實。著即派委明幹委員。各就海口近岸水勢。詳細測量。何處深淺。何項船隻。可以攏岸。何項船隻。祇能離岸若干遠近。不能直逼

口岸。其海潮增長之時。水勢深淺。均著一併查明。繪圖貼說。據實具奏。又各海口情形不一。或灘或沙。或洲或島。或居民屋宇。或曠遠地面。何處最為險要。應如何設法勦禦之處。亦著詳細查明附奏。將此各諭令知之。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於本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訥爾經額屢次奏天津設兵防堵情形。知已布置周帀。足以禦敵。惟北塘一帶。甚為屋念等因。欽此。臣疊奉

聖諭。稔知逆夷沿海滋擾。狡獪百出。歷將天津之大沽。甯河之北塘。以及滄州鹽山豐潤樂亭等州縣。凡濱海之處。籌辦防

堵事宜。隨時奏請

訓示。無論大小海口。均不敢稍有疏虞。茲蒙

諭北塘一帶。甚為廑念。尤見

宵旰勤勞。靡有遺慮。臣益深悚惕。恐無以仰副

聖諭。伏思用兵之道。在於先得地勢。如直隸近海情形。一概平衍。並無險要。防夷之法。惟有先防海口。使其不能登岸。方操勝算。北塘南北兩岸。舊有礮臺遺址。傳係前明備倭而設。距攔江沙三十餘里。外海內河。沙埂隱伏水中。縱橫約皆三四里。其河通海門之處。曲折逶迤。非可直達。故閩廣洋船。以其難行。不到彼處。本省商船。出入俱插標記。以防擱淺。

與定海等處。逼近大海者不同。自礮臺外。測量水勢。其近
攔江沙處約十里之遠。河水漸淺。沙灘漲寬。該夷火輪船。
非乘潮不能入河。且每日潮長。必歷三時始滿。潮長足即
退。夷船必不敢留。亦非同定海等處。可以鏖戰六晝夜之
久。實有地利可守。是以前於河內裝石沉船。密釘木樁。以
及木筏鐵鎖蒺藜。設伏五層。皆因地設險。以阻制其船。使
之不得近岸。若重兵大礮。不於此處固守。令其越過礮臺。
則水深灘窄。可以連檣直進。一切火器。俱得從容搬運上
岸。從路又皆零星村落。不惟無高阜坡陀深林密箐。即小
岡樹木。亦較稀少。難以設礮藏兵。以為抄襲夾攻地步。地

勢平曠。必至處處分竄。我兵即須處處防堵。少則不濟於事。多則無此兵力。近

議重地。若使尺寸有失。為患匪輕。至北塘鋪戶居民。共有八千餘家。其有力者以海船販糧為業。窮民則以撐船捕魚餬口。均係靠海營生。若令他徙。無業可歸。其鋪戶間有客民。亦已在彼多年。安土重遷。且愚民易惑。此時遽更釆眾。縣聞此論。必致疑懼。尤恐動搖人心。前經勸諭團練。尚皆感奮樂從。似亦不必令其遷避。以臣體察情形。固守海口。實為切要之計。查北塘南北兩岸。礮臺分設大礮。專以擊河心之船。土壙分設小礮。可以擊近灘之船。今復於設伏

處所。木筏之上。排列小礮。以為前鋒。使夷船未到埋伏之地。即可轟擊。其附近礮臺之處。亦酌量安設小礮。以防登岸。並於後路新河蝦頭沽等處分兵屯營。以為接應。至該夷用船載礮而來。非同廈門定海。可以近岸排列者比。我有萬斤八千斤大礮。連環轟擊。必不能令其得手。且河心設伏。即小船亦不能衝突而進。至礮臺之上。已壘堆土袋。又有藤牌絮欄。足以避其遠來之礮子。礮臺之下。土埝土牆。皆所以障蔽岸臺。令該夷礮無所逞。自可相勢攻剿。如其冒死前進。土牆之內。以及各後路。皆伏有重兵。槍礮齊發。亦足以制其命。總之大沽北塘兩處。最為海口扼要。祗

可於後路籌畫接應。不可於前路有意退讓。臣是以致力河心。必使夷船不能直衝抵岸。正為此也。再臣因提臣胡超久歷戎行。用兵機宜。自所深悉。令其帶同天津鎮陳金綬前往北塘察看水陸及各後路安置事宜。據稱宣化鎮石生玉在彼防守。尚屬嚴密。似可仰慰

聖懷。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籌議海口情形一摺。據奏北塘南北兩岸。業已因地設險。居民可無遷避。後路亦有接應。官兵皆有障蔽。並經胡超帶同陳金綬前往察看。知石生玉防守嚴密等情。布置尚為周妥。朕心甚慰。現在北風司令。逆船未必即來。一

切防守事宜。正須先時籌辦。免致臨事周章。仍著訥爾經額相度形勢。慎密防堵。如有夷船駛進口岸。即照所畫機宜。痛加勦洗。務有以制其死命。儻該夷竟敢紛紛登岸。又將作何準備。仍當先事豫籌。不可稍存大意。是為至要。

楊威將軍奕經奏竊奴才於九月十六日。由京起程。行至直隸景州途次。接准軍機大臣奉

旨鈔寄浙江巡撫劉韻珂提督余步雲奏摺各一件。奴才接閱之下。知余步雲現在退守上虞。尚無賊勢出擾情形。又於二十五日。在山東泰安府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劉韻珂奏籌設糧臺。並趕鑄礮位。以資攻勦等語。現在夷務火器為先。所需礮位。前已有旨令江蘇浙江江西。鑄造分撥。本日又降旨飭令劉韻珂趕緊鑄造礮位。及擡礮擡槍應用。惟據查壽春鎮兵丁。祇有弓箭籐牌。現在適用火器。長矛甚少。著奕經等。酌量在沿途地方調取。以資應用。至糧臺視大營為進止。俟該將軍行抵江蘇。仍遵前旨。酌量分設等因。欽此。伏思軍餉首重糧臺。必須安設得宜。方期有濟。昨閱劉韻珂奏稱在杭州省城及紹興。業已設有分局總局。並將銀兩留貯江蘇。惟大軍駐紮。自應因地制宜。其安設糧臺。誠如

聖諭。視大營為進止。俟奴才行抵江蘇。與督臣牛鑑等。詳細酌定。應

如何分段之處。再行具奏。至應需大小礮位。及撞礮搶槍。

脊前於逆次已飛咨江西安徽等省。查明舊存可以撥用

若干。新製若干。其斤兩準頭若何。先行造冊聲明。聽候指

調。現尚未據咨覆。脊又於飭催湖北河南二省兵丁文內。

令其按照兵數。酌帶撞礮。以備應用。並行催貴州總兵段

永福及四川弁兵。迅速前進。一面行知參贊大臣特依順。

亦即順流直下。會齊面商辦理。統計現調赴浙兵數。除已

到者均由該撫分撥防守。其未到者。係湖北。河南。四川。三

省。共計兵四千名。脊本擬到浙後。查明所餘礮位。分別應

用。乃查閱此次奉

旨鈔錄浙江巡撫劉韻珂奏摺。始知浙江所存礮位。幾至全無。伏
查摧敵制勝。火器為先。該撫雖稱現在招募工匠鑄造。誠
恐未能猝辦。且奴才所查鄰省礮位。是否可用。尚難預定。江
蘇山東又皆海濱。未便調取。奴才向聞山西。陝西。擡礮擡槍。
最稱利用。核其程途。亦不甚遠。懇請每省酌調擡礮擡槍
二百桿。每桿酌派兵丁二三名。委員管帶。迅速赴浙。較為
得力。又奴才行過山東途次。聞得濟南城守營參將托金泰。
在登州創造三輪車礮。每車千斤大礮一尊。三百斤小礮
二尊。其形細長。力能及遠。準頭亦好。水陸運轉。施放輕便。
奴才隨索取車礮小式樣閱看。極其靈便可用。山東籌備防

守。一年有餘。諒已敷鑄齊備。現在浙省造鑄之人。應請將
參將托金泰調赴浙江。即令帶領熟習工匠。承鑄礮位。於
軍務實有裨益。再河南素產白蠟長杆。應由督浴取。相應
請
旨。飭下山東。山西。陝西。各巡撫。迅速分派前往。督仍一面先行知
照。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奏酌撥擡礮。及沿途辦理情形一摺。覽奏均
悉。前因浙江省現存礮位。及擡礮擡槍甚少。令奕經等在沿途
地方。酌量調取。茲據該將軍奏稱應需大小礮位等項。已咨行
江西。安徽等省。查明聽調。並飭湖北。河南。兵丁。酌帶備用。其所

請於山西。陝西。酌調擡礮擡槍。河南調取白蠟長矛。並請將山東叅將托金泰調赴浙江。帶領工匠。承鑄礮位。均已由六百里諭令各該督撫。迅速分派前往矣。至大軍駐紮。糧臺應如何分設之處。俟行抵江蘇。與督臣牛鑑詳細酌定。均著照所議辦理。

又

諭。本日據奕經奏。山西。陝西。擡礮擡槍。最稱利用。請每省酌調二百桿。每桿酌派兵丁二三人。委員管帶赴浙應用等語。著楊國楨於山西省。挑選擡礮擡槍二百桿。委員迅速解浙。毋誤要需。至陝西省前已調兵二千名。所帶器械。諒已不少。著富呢揚阿察看陝西現存擡礮擡槍。如足敷調用。即著由陝西委員徑解

浙江軍營。程途較可捷速。儻不敷撥解。即著恩特亨額於甘肅

省所存撞礮撞槍。一併挑選。務足二百桿之數。迅速解浙應用。

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又

諭。現在浙江勦辦逆夷。需用長矛。必應寬為籌備。河南素產白蠟

長矛。著鄂順安選取數百桿。派委妥員。迅速解赴浙江軍營應

用。毋稍遲誤。

又

諭。本日據奕經奏。山東濟南城守營參將托金泰在登州創造三

輪車礮。靈便可用。現在浙江應需如式製造。著托渾布飭令該

參將。帶領熟習工匠。迅速馳赴浙江軍營。聽候差委。毋稍遲誤。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𡒉奏。奴才等准

浙江撫臣劉韻珂咨稱。逆夷自八月十六日。攻打定海。二

十一日失守等語。奴才等查來咨。係由陸路抄後。腹背受敵。

遂致不支。又前接

欽差大臣裕謙來咨。囑令奴才等乘虛奪取香港。搗其巢穴。又兩省

當事諸臣。以廈門定海之失。歸咎於廣東之清還商欠。奴才

等辦理不善。百喙難辭。何敢再行申訴。但前後實在情形。

非目睹身受者。不能周知。奴才奕山臣祁𡒉到粵時。虎門內

外。礮械無存。弁兵失散。省河要隘。為賊所扼。直逼城下。逆

夷立待還其商欠。准予通商。一言不決。即行滋事。爾時攻
守無具。譬盜入室。環立榻前。拒之不得。況能起捕。然夲等
以不戰不能息兵。疊承
嚴諭。何敢依違觀望。遂激勵兵勇。焚燒其船。閉仗攻擊。相持五晝
夜。嗣緣逆夷冒死登岸。襲我後路。聲言求和息兵。數日來
礮響震天。火光徧地。漢奸在藥局放火。勢將內變。城內居
民痛哭。呈懇罷戰。爾時夲等已辦一死。與城俱忘。伏念
恩深權重。負荷匪輕。儻省城有失。全粵瓦解。不但數百萬生靈同
遭大劫。而恢復海疆。恐千百萬糧餉不能濟事。是以夲等
再四熟商。徒死無益。故不避重譴。冒昧入奏。請

旨遵行。奴才等天良未泯。豈甘故出下策。以求苟活。此前參贊大臣

隆文之所以憤懣成疾。而奴才等日思圖報。寢食不安。疲敝精

神。以致皮骨僅存者也。然

皇上能諒奴才等苦衷。而局外論事者。曲為責備。奴才等仍復何辭。夫

以素未被兵之地。多方豫備。尚不能當其兇鋒。而廣東以

殘破之區。必使聚殲其衆。奴才等自顧何能。克當此任。且夷

人以剽掠為性。萬里深入。有必死之心。船堅礮利。到處為

害。並無一定巢穴。即如香港亦不過藉以挾制內地。若欲

久居。必不北駛滋事。總緣垂涎閩浙口岸。實欲得之以為

要脅以遂其欲。並非廣東予以商欠。即不擾害。觀其始而

阻攔填河。繼而廣、積小艇。屢添兵船。招募漢奸。何嘗一日不思反噬。且香港、四面環洋。不難於復而難在守。如其得而旋失。必至速其內攻。即目下水淺填塞。兵勇分據。不能長驅而入。而新安東莞香山順德。必致受其屠掠。人心一動。匪徒竊發。省垣根本重地。勢將動搖。是爭一荒島。致壞大局。非計出萬全之道。紳等所以通盤籌畫。不敢不為我

皇上剴切敬陳也。現在各鄉團練。俱能認真。而後路抄襲。尤宜先備。紳等親往各處校閱。莫不志切同仇。互為捍禦。逆夷偵知紳民共憤。水陸交防。現在該夷不復阻撓填河。亦不敢遽行進內窺伺省河。南路堵塞。將次告竣。東路二沙尾等

處現在趕緊興工。各處土礮臺。亦已相度地勢。擇要修造。安設礮位。俟內户完固。各大礮臺即應接續趕辦。所有礮位。隨鑄隨運。此外尚有紳士捐辦大小礮位百餘尊。除發給各鄉防守外。其餘僅足敷內河之用。虎門各礮臺修復後。尚須五六百尊。年前恐未能鑄齊。然不敢不併工趕辦。

目下漢奸招回者不少。其中恐有內應。未便安置省垣左近。暫派在虎門以外。乘機焚其船房。擒其魁首。以冀修復

外海各礮臺。逐層由內而外。庶不致進退無據。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裕謙奏香港尚有夷兵房屋。降旨令奕山等覆奏。茲據奏稱香港地方。逆夷藉以挾制。並不久居。現在填塞

省河。並不阻撓。業已趕緊興工。建臺鑄礮等語。浙江命將出師。一經勦辦。難保不竄回廣東。復圖滋擾。現據奏稱該夷以貨船改造兵船。其心叵測。該省礮臺礮位。必須及早建鑄。方可有備無患。若此時稍存玩泄。臨事再有疏虞。惟該將軍等是問。該省各鄉團練義勇。紳士捐辦礮位。果能眾志成城。何患不擒渠殲醜。至招回漢奸。固當防其內應。若示以恩信。不特散其黨羽。即可藉以殺賊。著該將軍等明定賞格。剴切曉諭。有能焚燒夷船擒斬夷目。即行據實具奏。候朕破格施恩。至香港地面。如有可乘之機。仍著相機收復為要。

兩廣總督臣祁𡎴署廣東巡撫臣梁寶常奏。臣等於九月

初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內開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
八日。奉
上諭。朕聞𠸄咭唎逆夷在粵滋擾。有越南國貿易人。聲言𠸄夷悖
亂天常。稱兵犯順。並云彼國善製船礮。工且迅速。各項火器。精
於𠸄咭唎所為。若有文檄與之。彼國自能效順等語。越南是否
素為逆所最畏。船礮火器。是否能制𠸄夷之命。其願為效順之
語。果否出於至誠。抑係別有所圖。著祁𡎴梁寶常確探密查。並
於接奉後密行知照廣西巡撫周之琦。一體查探。據實具奏。事
關重大。毋稍含混。亦慎勿漏洩。是為至要等因。欽此。臣等遵查
此事。先於本年四月間。有越南國人阮得烘在臣祁𡎴衙

門。呈控新會縣船行梁潘輝等。於數年前。失風漂至越南。打沈船貨。向伊借銀。買帶貨物。今來粵追討未償。呈懇追還等語。隨飭縣傳訊。梁潘輝等供認欠銀屬實。即行措交。阮得烘在省守候追欠之時。復在臬司衙門遞呈一紙。內稱伊在粵。見暎夷如此猖獗。不過恃船堅礮利。本處戰船。力不能敵。該國所造之船。頗為堅厚。皆係甘露鬼子駕駛。如中國給該國王文書。當可代造。不過四百金。即造一隻。並稱該國與暎夷近無嫌隙。事宜機密等語。臣等隨訪查越南雖素產木植。若造一堅厚大船。亦非數百金所能辦。即造成該船式樣。本地無人駕駛。前督臣林則徐。仿照越

南。製成軋船四隻。內港外洋。均不得用。是其明徵。又查阮
得烘不時外出貿易。本年隻身來粵。並不常住越南。恐非
安分之徒。揆其情詞。不過冀懇速為追欠。似無別意。其所
稱該國可代造船隻之語。該國王並不知曉。臣等以事關
外夷。未敢冒昧。俟再訪查辦理。旋據新會縣稟報。欠項全
數交清給領。即飭令阮得烘回國。玆奉
諭旨飭查。當即一面飛行廣西巡撫周之琦。一體確實查探。臣等
一面密為商核。查越南之於
天朝。久稱恭順。聞昔曾擊敗暎夷之師。至今兩不侵犯。此特見
之前人說部。係嘉慶十三年之事。迄今已閱三十餘年。暎

夷日見强肆。且與越南未再交兵。故未聞有㘆夷甚懼越南之語。至其船礮之堅利與否。廣東距越南較遠。一時難得確據。容臣等再為採訪。該國船礮火器。果否精於㘆夷所為。該國王有無至誠效順之意。遂一設法確探密查。並俟廣西撫臣就近查採實情。是否可行。移咨到日。另行具

奏。

諭軍機大臣等。祁𡎴等馳奏遵查越南國人阮得烘。在粵守候追欠。曾於臬司衙門呈稱。㘆夷猖獗。專恃船堅礮利。該國所造之船。頗為堅厚。如中國給該國王文書。即可代造。探其情詞。不過冀懇追欠。現在欠項全清。已經飭令回國。至該國之船礮。果否

堅利。尚須查採等語。廣東距越南較遠。一時難得確據。自係實在情形。著祁𡎴梁寶常確加查訪。該國船礮火器。是否精於暎逆。所有該國王有無呈誠致順之意。逐一設法採詢確實。即行奏聞。事關外夷。諸宜慎密。

壬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給事中駱秉章奏臨清德州。及淮安徐州等處。為南北通衢。恐有奸宄窺竊。梗塞南糧。當經降旨。著該督撫等察看要隘。派兵巡查矣。江南瓜洲河口。為南五省漕糧總匯扼要之區。所關匪細。如果下游海口。防堵嚴密。俾各省漕船照常穩渡。庶京倉無匱乏之虞。著牛鑑通盤籌畫。先事豫防。所有

通海之狼山鎮崇明等處。及運道必經之瓜洲等口。務使處處有備。毋致臨時稍有阻滯。是為至要。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稱臣於本月二十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夷匪沿海滋擾。民間防守。莫善於團練。而拒礮之法。惟土堡最為得力。前據訥爾經額奏蔴袋貯土。堆壘九層。百步之外。試以大礮。穿至七層而止。將弁得以避其飛礮火彈。人心安定。又賊撲浙江定海時。先向土城開放大礮。不能損傷兵卒。是土堡之能禦礮。歷有明徵。著將軍督撫等諭令沿海村莊居民。處處仿此辦理。惟以土堡禦礮。尤須以人力守堡。大村團練數百人。

小村百人。或數十人。互相聯絡。置墩瞭望。鳴鑼相聞。一有警急。團練之民齊至。而附近防兵。亦可聞聲應援。著將軍督撫等遴選有守有為。素得民心之州縣。廣為勸諭。飭令築堡自衛。一切用項章程。聽民間自行捐辦。地方官隨時與之講論籌畫。嚴禁胥役等干預其事。不時訪查。俾在官人等咸知自儆。無可染指。儻該員果能如此實力辦理。著有成效。據實保奏。從優甄敘。至各海疆省分。紳士商民。果有捐資助餉。修建城堡。及雇募義勇。造船鑄礮。有益軍需者。其急公好義。即與出力將士無異。若仍照捐輸常例議敘。不足以示鼓勵。著覈實保奏。候朕破格施恩。此外各省士民。如有赴各海疆捐資助餉者。亦著一體請獎。無

阻其嚮善之志等因。欽此。臣查團練鄉勇。為保守地方之良法。
前經飭令沿海州縣。剴諭村民。廣為團練。時時教演技藝。
課其勤惰。酌為獎勵。現在團練成數。或千餘名。或四五百
名不等。在海口者。以之協防。其稍遠者。即使自衛。現復遵
旨諭令沿海居民。概行添築土堡。自固藩籬。並令各州縣。身親勸
導。嚴禁胥吏干預其事。修築土堡。就地取土。不過舉手之
勞。以百姓之力。護百姓之身家。眾力易擎。自無不樂相捐
辦。所有練勇築堡事宜。亦皆出示曉諭。如州縣勸導有方。
使居民踴躍從事。著有成效。即行保奏。從優甄敘。此外紳
士商民。如有捐資助餉。修建城堡。及雇募義勇。造船鑄礮。

有益軍需者。亦即核實保奏。請
旨破格施恩。使薄海居民。皆知
聖天子安內攘外。有功必錄之至意。臣思該夷滋擾以來。沿海驛動。聞者無不痛心疾首。當此官民共憤之時。勸以重賞。自當益知感奮。皆思殺賊立功。行之既久。必能人自為兵。家自為守。此後沿海添兵駐守。建設營房墩臺。大小村莊。又有鄉勇土堡。守備謹嚴。海疆庶可無患。臣惟有擇賢能州縣。實力奉行。務期一半年間。均告成功。以副
宸廑。

訥爾經額又奏。再臣查陝西後起兵一千名。已於本月二

十三四等日。陸續行抵天津。當即會同提臣胡超。悉心商酌。惟葛沽為扼要之區。屯營駐守。可為各路應援。自應亦在葛沽接連安營。厚集一處。既易管帶約束。布置亦臻周密。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覆奏籌議防堵一摺。據奏現已諭令沿海居民。添築土堡。以為自固藩籬之計。並令各州縣。親身勸導。嚴禁胥吏干預其事等語。著該督即廣為曉諭。以百姓之力。護百姓之身家。勸導有方。衆擎易舉。其有捐資助餉。修建城堡。及僱募義勇。造船鑄礮者。亦即覈實保奏。候朕破格施恩。惟州縣賢否不一。務當稽查。勿令藉端勒派。騷擾地方。儻查有州縣科

沴病民。即著嚴參示儆。其有最實辦公。民情愛戴。日久著有成效者。自當據實保奏。以示鼓勵。另片奏屯駐兵丁業應等語。現在陝西後起官兵。行抵天津。著即照議屯駐葛沽地方。該處既屬扼要之區。可為各路應援。著訥爾經額即會同胡超妥為安插。務令聲勢聯絡。有備無患。

癸未。兼理兩廣總督江蘇巡撫梁章鉅奏稱臣自七月受篆後。即馳赴上海。接辦防堵事宜。彼時不過循照舊章。無須另行籌議。自臺閩浙江警報。民心始覺驚惶。訛言四起。全以兵力單薄為慮。經臣會同提督臣陳化成奏調官兵二千名。復緣陸路亦須嚴防。又續調官兵一千七百名。安

插本城。及各屬要隘。並於各口岸添設礮位。臣與提臣親加演試。均能致遠有準。足資防勦。竊謂攘外須兼靖內。必先固民志。而後可壯軍聲。節經通飭各屬。團練鄉勇。查江境沿海之區。多係水田。爛泥窄岸。深港危橋。所在皆是。鄉勇生長其間者。熟知地利。若遇夷奸登岸。無難兜截盡殲。且既經團練。則團練之人。共相識認。均知來歷。不但可以協防。即宵小匪徒。亦難竊發。既省募餉之費。又無徵調之煩。平時生業自安。遇警猝然可應。古人守望相助。寓兵於農之法。莫善於此。現據川沙廳太倉州南匯縣嘉定縣各報團練鄉勇。均有六七百名不等。寶山縣照向辦成例。接

畝出夫。計有壯丁五千名。華亭縣募有海船四十隻。水勇二百名。臣復飭於上海縣城扼要之區。練有精壯鄉勇二百名。水勇一百名。快船十隻。海燕子船四隻。其便捷處略如札船之製。於黃浦江面適中之地。雇備沙船一百二十隻。排列堵禦。並預裝沙石重物。以備鑿沉。藉資阻滯。至城廂海關一帶。商賈雲集。游民雜沓。良莠不齊。復諄諭紳耆。挨家團結。已有壯丁四千三百餘名。歷經派員抽查。均能整飭。現在居民。各安生理。市廛繁庶如前。並無驚疑遷徙之戶。足紓

聖廑。再臣於八月間。准前督臣裕謙鈔摺咨會。以福建廈門失守。

浙江洋面夷船日增。應飭吳淞等營縣。不准閩廣商船進
口。當經臣一體飛行遵照。旋據上海並閩廣商民行户。赴
臣行館遞呈哀求。以為不准進口。則漂泊重洋。必致人船
莫保。情詞急迫。正在批候札商間。又接前督臣來咨。謂無
論本籍外籍。概不准一船一人進口等語。外間民心惶惶。
幾至罷市。臣查商船進口。祇須嚴加查驗。自足以杜漢奸。
原不必因噎廢食。如果不准一人一船進口。則該商船各
有家口。未免失望驚慌。而各船隻顛播外洋。設為夷船所
脅。是防寇轉以資寇。現當防堵喫緊之際。正賴衆志成城。
自應變通以示體恤。當飭該管道員。嚴督守口員弁。於各

船到口時。先行嚴查清白。陸續放行。現在商民歡感。輿論

翕然。情形極為安貼。

梁章鉅又奏。竊臣於九月二十一日戌刻。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九月十五日。奉

上諭。嘆夷滋擾浙省。指日大兵雲集。剋期進勦。糧臺為行軍要需。

必應妥置妥協。無誤轉輸。方足以壯軍聲而堅衆志。惟浙省現

在逆夷逼處。自不便於省城設立總局。牛鑑到任。尚需時日。著

梁章鉅先行籌畫適中之地。何處建設總局。何處建設分局。總

期調度得宜。源源接濟。不至有意外之虞。方為妥善等因。欽此。

伏思糧臺為軍儲要地。浙江省城。距逆夷停船之處不遠。

自應欽遵

諭旨。籌畫適中之地。建設總局分局。查浙省與蘇省接壤。以適中之地而論。嘉興府城。北距蘇州。南距杭州。道里適均。水陸俱便。但與乍浦洋面。近在咫尺。無異杭州。其次則嘉興迤北之王江涇平望鎮。為江浙交界之區。人烟雖多。向無城郭。再北則吳江縣。雖有城垣。而地方狹隘。且縣庫不能多貯銀糧。此外如松江府城。僻在一隅。上海縣城。距浙紆阻。亦濱海壖。均於浙省行軍。未能兼顧。臣與僚屬公同籌畫。蘇州省城。物阜民安。距杭州僅止三百九十餘里。既為南北往來水陸必由之地。並於屯糧貯餉製器庀材無不便

利。若將浙江糧臺總局。建於蘇州省城。最為妥善。其分局可以設在嘉興府城。由浙省撫臣劉韻珂遴派大員。在彼督辦。亦可源源接濟。蘇州距上海寶山。各僅二百數十里。不日督臣牛鑑接篆後。駐紮上海。臣與劉韻珂牛鑑均可聯為一氣。呼吸相通。以壯軍聲而堅衆志。計無有便於此者。仰蒙

指示。牛鑑到任。尚需時日。現在寶山口外。並無夷船。所有防堵事宜。經臣布置周密。約計揚威將軍過蘇。在途一應糧臺事務。亟應次第經營。臣於拜摺後。即自上海啟行。馳赴蘇州。督率藩司程矞采。趕為擇地。建立總局。一面咨明劉韻珂

在嘉興設立分局。查卞士雲孫善寶管通譯。現在尚未過蘇。臣已將卞士雲截留蘇局。其孫善寶管通譯二員。仍令赴浙聽候調遣。至上海吳淞。現有提督臣陳化成專駐海口。徐州鎮王志元專駐上海城外。足資照料。但臣赴蘇之後。不知督臣牛鑑旬日之間。能否即來上海。現已札調署臬司黃恩彤星夜前來。暫駐上海。以昭慎重而資彈壓。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梁章鉅奏上海防堵情形一摺。江浙地面毗連。現經該撫續調官兵。添設礮位。川沙等各廳州縣。均已團練鄉勇。雇募漁船。上海扼要處所。練有精壯義勇。並快船海燕子船沙船多隻。排列堵禦。豫備鑿沉攔阻。現在商民安堵等語。

所辦尚屬周妥。均著依議辦理。其查驗商船。陸續放行一節。果係清白商船。自應放令進口。以安商旅而免脅從。惟逆夷占據寧波府城。難保不令漢奸四出窺伺。該撫將商船照舊放行。並募雇各項船隻。務須查驗明確。加意慎防。斷不可稍存大意。致有漢奸乘機溷入。是為至要。又另摺奏設立糧臺事宜。准其於蘇州省城。設立總局。嘉興府城。設立分局。以資接應。卞士雲前已有旨令赴浙江。幫同藩司常恆昌辦理事件。毋庸截留在蘇。該處經管需人。著俟孫善寶管遹羣二人到蘇。酌留一人。俾司總局。奕經等到蘇後。先將江蘇防堵及安設糧臺之處。與牛鑑梁章鉅。公同商酌。悉心籌畫。以期盡善。將此諭知奕經。特依順

文蔚、牛鑑、梁章鉅、並諭令劉韻珂知之。

甲申。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盛京將軍耆英、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山東巡撫托渾布、逆夷侵犯海疆。每到一處。必先將內地所貯火藥開放槍礮焚燒。得以乘機肆擾。不可不豫為之防。著耆英等相度情形。務將應用火藥。分貯數處。派委妥員。設法密為防範。使逆夷無所施其狡詐伎倆。不可稍有疏虞。是為至要。

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逆夷自七月以來。由閩而浙。攻城畧地。兇燄日張。其醜類之多寡。雖無從知其確數。惟督

臣顏伯燾與前

欽差大臣裕謙疊次奏報均稱其衆約有一萬餘人茲臣又聞該逆在甯郡操演陸戰人數約在數千名若定鎮二處該夷尚有在船未經登陸之衆合計人數竟在一萬以外是無論其礮火猛烈器械精良即以人數而論亦屬不少浙省前此歷請飭調鄰省官兵五千餘名內裕謙請調者在定海未陷之先臣請調者在定海甫陷之際彼時定鎮兩處重兵或均未潰散或僅止一處潰散尚可勉力支持故不敢多所徵調今連城疊陷全軍盡潰為攻為守均有待於續調之兵臣就現在情形逐加籌畫省城乍浦海甯曹江餘姚等處均須從嚴守衛而現設之兵數皆稀少必得再

行增添。以此數處地勢。約畧計算。除本省原設各兵外。非再加鄰省兵數千名不可。至逆夷占據寧波郡縣。更須另有攻戰之兵。庶可殲除兇逆。克復城池。斷不能將守兵即作戰兵。致有兩誤。今逆夷數逾巨萬。我兵即以寡敵眾。亦必須兵足敷用。始能集事。若兵數較少。恐難得手。是合戰守兩項。約共需兵一萬數千名。臣前奉

諭旨。浙省所調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兵共七千名。已分諭各該督撫。令其兼程赴浙等因。欽此。昨又准湖廣河南各督撫臣咨會。

湖北省於原調一千名之外。奉

命再調兵一千名。河南省亦奉調兵一千名。其江西安徽兩省。並

無俗報續奉調兵之文。是前

旨內七千之數。似係連臣及裕謙先請飭調之湖北安徽。江西兵共五千名。併算在內。數未盈萬。祇堪用以分防。不能資為攻勦。揚威將軍奕經等到浙尚需時日。臣若稍事拘泥。必俟該將軍等抵浙。自行陳請。則曠日持久。誠恐有誤機宜。是以不揣冒昧。先行具摺上陳。仰乞

皇上天恩。俯念浙省逆夷猖獗。非重兵無以制勝。添調勁兵數千名。迅速來浙。俾揚威將軍等得資遣用。即奏膚功於徼外。靖內。實有裨益。再臣聞陝甘兵最精勇。如蒙

恩准添調。並懇於固原。河州。蘭州。西寧。陝安等鎮營。酌調三四千

名。餘在離浙較近各省調派。庶攻擊益資得力。劉韻珂又奏再臣前此遣弁赴寗波偵探夷情。嗣該弁等回省面稟。與臣九月初八日。附片奏報情形。大畧相同。現又疊據前任福建藩司鄭祖琛及慈谿餘姚。上虞。寗海等縣探稟寗波城外。停泊夷船。增減無常。大約總在十隻內外。餘俱在定海。鎮海。兩縣港內分泊。多寡不定。此外鄞定鎮各洋面。均有夷船遊弈。而寗海縣之大佛頭白石等洋亦泊有夷船六隻。其在寗波鎮海各道夷。搶掠姦淫。無所不至。凡銀錢及銅器。悉皆搬運。又擄取馬匹。向民間逼索馬鞍。其在郡操演陸戰。所持悉係火器。陣法甚為整齊。現

又有於本月二十五日。自甯郡直犯省垣及赴上海之說。請密為防禦等情。臣查該逆自占據甯郡之後。業已二十餘日。雖曾至餘姚一次。此後並未出擾。但其船隻時在各洋面游奕。又在郡城操演陸戰。搶劫馬匹馬鞍。茲又有攻犯省城上海之說。雖探卒傳聞之詞。不必果屬確切。其居心總為叵測。臣現已密飭乍浦海甯各文武嚴為防範。並親督省城內外將弁兵勇。晝夜嚴防。如該逆果來侵犯。即當奮勇勦擊。以期力保省城。一面密致江蘇撫臣梁章鉅一體認真堵禦。俾免竄擾。至臣前以省城逼近海口。不便多貯銀兩。擬將藩運二庫正雜各款。酌量移貯附近府庫。

以免意外之虞。業經奏明

聖鑒。臣原擬於實在事急之際。再行分解。並非即欲解往。嗣在省紳士聞知此事。以為臣與藩司。即欲將各銀解往分貯。隨以庫銀運出省外。恐驚民心。並恐為土匪刼掠等詞。作札阻止。臣以該紳士等原係因公起見。並非干豫阻撓。即傳至署中。諭以現在並未運動。該紳士等亦即釋然。今逆夷既在甯郡。揚言欲至省城攻擾。設令果有涉入之事。但使可以運動。臣仍當將各銀兩分別移貯。以昭慎重。

諭軍機大臣等。據劉韻珂奏。現在逆夷猖獗。各處海口。亟須添兵防堵。著恩特亨額。富呢揚阿。於甘肅。陜西二省。各挑精兵一千

名。飭令曾經出師之明幹鎮將管帶。迅速前赴浙江。文奕經等調遣。毋許沿途滋擾。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

又

諭。本日劉韻珂奏。請添派兵丁防勦一摺。已由六百里諭令恩特亨額富呢揚阿迅速派撥精兵二千名。赴浙調遣矣。又另片奏逆夷船隻。分泊各處。在郡操演陸戰等語。該夷心懷叵測。不可不防。且既有直犯省垣及赴上海之說。著劉韻珂分飭文武各員。加意防堵。毋令竄入。該夷雖操演陸戰。誠恐詭計。聲東擊西。各海口緊要。仍不可不加意防守。奕經等計日到蘇。務當相機籌畫。使江浙兩省。聲息相通。互為應援。所調各省兵丁。陸續到

齊。足資防勦。該夷每到一處。慣用大礮轟擊火藥庫局。著奕經

等分飭兵弁。先將火藥分貯僻靜處所。小心防守。勿令聚於一

處。是為至要。劉韻珂摺。著鈔給奕經。特依順文蔚閱看。將此由

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丙戌。

諭軍機大臣等。著恩特亨額富呢揚阿。即於甘肅陝西兩省各營

內。挑選精兵二千名。各帶精良器械。派曾經出師之鎮將管帶。

於來年正月。由陝西省城起程。前赴天津。聽候調遣。所調兵丁。

著該督撫於陝甘兩省內。統計酌調。毋庸拘定每省一千之數。

總期遴選精銳。其所帶軍器內。火器一項。尤為緊要。務須揀擇

工料精堅。運用便利者。發交該兵丁等備用。至昨有旨調赴浙江兵丁。如未起程。所帶器械。亦著一併挑選精利。以期得力。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丁亥。揚威將軍奕經奏。竊奴才前准

廷寄。並浙江撫臣劉韻珂。將奏底鈔錄。由驛遞封。奴才查據該撫奏稱。鎮海縣童生陳在鎬。赴省代逆夷投遞書函。並獻平夷三策。現將該童生交縣看守等情。奴才伏思現在軍務。非招撫漢奸。不能散其黨衆。而又須嚴防漢奸。始免墮其詭謀。查童生陳在鎬。本與逆夷往來。前於八月間。在裕謙軍營獻策。經裕謙聞其有通夷情事。押發鎮海縣收管。茲

於鎮海失守後。自稱被逼詐降。持書來省投遞。查當時百姓紛紛逃竄。儘可乘閒逸出。奚必俟持有夷書。始赴省城投遞。且前與義律四次往來。必已熟悉。何至逼降。又該童生所言逆夷初陷甯郡。本謀南據溫台閩廣。西窺杭紹嘉湖。嗣因探量餘姚水淺。故脅人來省遞書。儻拒其所請。當直入錢塘江。由萬松嶺而寇省垣。並稱夷書係言欲浙省給予重賄。方肯罷兵等詞。顯係挾制要求。復萌粵東故智。且安知非夷情譎詐。見我曹江防守較嚴。有意聲東擊西。分我兵力。或即欲徑由萬松嶺直犯省垣。先以危言恐嚇。抑或使我專守曹江萬松嶺二處。得以竄從乍浦西擾。皆

不可不密為防範。至該童生現係漢奸首先來歸之人。務須詳細斟酌。如實屬洗心向化。自應從重激勸。以鼓勵後來自拔來歸之心。然核其前後情節。種種可疑。必須逐層盤詰。始克得其情偽。現據劉韻珂奏稱將該童生交錢塘縣嚴行看守。仍令委員與之盤桓。俟耆到浙。體察情形。再行酌量辦理。著查該童生前在杭省。曾經遣人寄送逆夷回信。其杭州省城通夷之漢奸。諒亦不少。若即在彼處盤詰。難免為其窺探。若即調赴行營。此時兵丁尚未齊集。彼轉得窺我虛實。著現已飛咨劉韻珂派委妥員。假以迎見將軍為詞。仍令原派委員。管押前赴江浙交界一帶漢奸

較少之處。酌量羈縻。奴才即行密派妥員前往。會同原派委員。逐細盤問。何以與義律認識往來。前獻裕謙何策。現在夷人作何舉動。必須設法究詰。務得確情。如該童生果係幡然改悔。亦須責其勾回漢奸餘眾。為自贖之驗。儻竟係逆夷奸細。亦可乘機用計。使其內潰。俟該委員等問有端倪。奴才再行細心斟酌。妥為覈辦。惟浙省陸路海口。凡與省城相通之處。均宜嚴密防範。以待大兵齊集進勦。始免有顧此失彼之虞。奴才查閱裕謙原奏。前曾催令太平府知府舒夢齡雇覓徐鳳穎等處鄉勇五千人。分起管帶赴浙。奴才前已札催迅速前進。現於途次接見新授浙江處州鎮總

兵梁勝灝等因該總兵現奉
旨令其速赴浙江軍營。當即札飭先行兼程赴浙。並令該總兵途
還舒夢齡所帶義勇。無論何起。即行接替管帶。趕赴浙省。
聽候劉韻珂分撥防守。庶幾有備無患。等即尅期到蘇。遵
旨先與牛鑑等籌商糧臺及上海等處一切事宜。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經奏接奉諭旨。並劉韻珂摺底一摺。覽
奏均悉。奕經此時已入江南境界。其應如何分兵防守。及豫備
攻勦之處。諒與牛鑑等會商妥辦。昨據劉韻珂奏浙省兵力單
弱。已降旨飭令恩特亨額。富呢揚阿。挑選陝甘精兵二千名。尅
期赴浙。又奕經等調遣。以壯軍威。前因裕謙揹覓徐鳳顯等處

義勇。旋經劉韻珂奏稱。該三府習俗獷悍。其願來者無非不安本分之無賴遊民。為益甚微。為害甚大。當即降旨飭令麟慶程楙采停止。該將軍等到蘇後。悉心籌畫。如必須該處義勇。著一面奏聞。一面飛咨麟慶程楙采。迅速招募。飭赴軍營。聽候調遣。至鎮海縣童生陳在鎬。現經該將軍飭押赴江浙一帶。暫事羈縻。設法究詰。著即多方盤問。務得該夷確情。毋任狡飾。儻有可乘機使用。或斷難得力之處。著隨時酌量辦理。

戊子。

諭內閣。著派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馳驛前赴天津一帶。查閱海口。

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於本月初二日承准軍機大
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訥爾經額奏籌議海口情形一摺。據奏北塘南北兩岸。業已
因地設險。居民可無遷避。後路亦有接應。官兵皆有障蔽。仍著
訥爾經額相度地勢。慎密防堵。儻該夷竟敢紛紛登岸。又將作
何準備。仍當先事豫籌等因。欽此。竊臣往來海口。已及一年。此
處情形。無日不懸於心目。凡遇夷進口。如何攻勦。上岸如
何準備。無不集思廣益。以籌勝算。並節次奏蒙
訓示。籌畫後路接應。尤不敢僅顧一面。致有疏漏。海河灘岸之上。
徧挖陷坑。土埝土墻之內。以及各後路層層伏兵。安設槍

礮。皆所以防夷登岸。前於本省。搜檢舊存小礮。共得三百斤以下至百餘斤者。八百餘尊。除分撥沿海各州縣三百餘尊外。所餘五百餘尊。皆遵照前奉

硃諭。指示機宜。安於後路屯兵處所。大沽則西沽新城等處。北塘則新河村。蠔頭沽等處。所設兵礮。皆與礮臺聲勢聯絡。互為策應。細審形勢。逆夷駛入內河。大沽頭層設伏。係堆架鐵錨。北塘係裝石沉船。皆重至數十萬斤。兩旁夾釘粗大木樁。逆船斷不能排列衝突。直抵礮臺之下。我兵大礮連環轟擊。足以制勝。至設伏之外。兩岸一片淺灘。俱係淤泥陷坑。該夷欲舍舟登岸。亦窮於不能立足。且大沽北塘。均

係迎面臨河。該逆不能用小船繞越後路。即使舍舟登陸。踏泥而進。而各處屯兵。相機開用小礮。併力兜擊。礮內裝蜂窩礮子。一發可斃多人。又祇重數百斤。現製四輪小車。每車用鄉勇二人牽挽。一兵照應。隨方轉向。處處可以挽行。較之專設一處。不能挪移者。更為得力。且逆夷登岸。所用不過鳥槍。其及遠總不能過一里。而我之小礮。打遠二里有餘。是其手中火器。未能及我。而我之礮早已及彼。該夷進則無所障蔽。必致全傷於礮。退則急切不能回船。必致慌亂。我兵擡礮鳥槍。一齊奮發。趁勢攻勦。亦足以制其命。總之海河層層設伏。不使該逆有登岸之地。後路層層

接應。不使登岸有可乘之隙。夷情雖極狡橫。亦難肆逞。此時天氣已寒。河水將凍。臣籌辦防堵。密益加密。以為來年之計。未敢稍存大意。致有疏虞。

訥爾經額又奏。再逆夷沿海猖獗。如可誘之深入。使彼離船就岸。原可設法殲擒。惟大沽北塘兩處。均係海汊。距攔江沙海口。尚有二三十里之遠。該夷詭譎萬端。未必竟敢全行進口。其進口者。不過火輪船與三板小船。彼以船為巢穴。無所得手。不敢遠離。竊恐一有所得。雖沿岸尺寸之地。即可據以逗留。或不肯深入。墮我之計。彼時辦理。更覺費力。臣現在層層布置。務在水陸兼防。以操全勝。至用奇

兵以出其不意。用疑兵以誤其所向。平時籌畫在心。尤須臨時相機而行。斷不敢稍事拘泥。亦不敢稍有疏忽。

訥爾經額又奏。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盛京直隸山海關各處所轄海口。著即派委明幹委員。詳細測量。繪圖貼說。據實具奏等因。欽此。臣查直隸海口。大小不一。內河外海。或遠或近。多有攔江沙阻限。其夷船由海進口。何項船隻可以駛入。何項船隻不能駛入。但須測量水勢深淺。而攔江沙上。水之深淺。又視海潮以為消長。前經查得各海口潮長之時。惟天津之大沽。甯河之北塘。水勢較

深。平時水深二三尺。潮長七八尺。及丈餘不等。夏間海潮極盛之時。又遇東南東北大風。亦止可長至二丈。至該夷大號船隻。訪查得上年到此夷船。其至大者。喫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面處。亦計二丈有餘。即其小號兵船。喫水亦在二丈內外。俱不能進。其餘各海口。攔江沙上潮長之時。水深不及大沽等處一半。或四五尺。或六七尺。至大不過一丈。河面窄狹。兩旁盡屬泥灘。即如豐潤縣黑沿子一處。上年逆夷曾用三板小船。乘潮駛入。登岸乞買食物。彼處村民。言其買物之時。刻刻探問潮落信息。恐其不能復出。其大船則在攔江沙外停泊。此其明徵。至臨榆縣之石

河口秦王島二處。與各海口情形。微有不同。前經查明石河口距洋面四里。距縣城十里。口門外有沙岡三道。其中皆有行船溝槽一道。寬二丈餘。水深八九尺不等。潮長之時。增二三四尺不等。岡外漸入深洋。商船來潮出入。均須先行探明溝坎。立標為誌。方能行走。秦王島距洋面七里。距縣城三十里。內多石灘。外亦有沙岡三道。水勢亦止在一丈內外。合查直隸各海口情形。大概如此。均無大船可進之處。臣現復欽遵

諭旨。派委明幹妥員。會同各該州縣地方官。就海口近岸之處。將潮落水勢深淺。逐一測量。並將各海口情形。再行詳細查

明。繪圖貼說。確核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准備逆夷登岸情形一摺。又另片奏水陸兼防。以操全勝。及測量海口水勢各等語。覽奏均悉。現在大沽北塘兩路。安置兵礮。聲勢聯絡。層層設伏。該夷進則無所障蔽。必致全傷於礮。退則急切不能回船。必致慌亂。我兵擡礮鳥槍。趁勢攻勦。均足制其死命。此時天寒冰結。夷船未必遽來。明春南風司令。河冰解釋。該督務當先事籌畫。無一時不留心體察。無一處不加意防維。總使該夷不能進岸。我之槍礮已能及彼。即令偶被竄入。我兵前後左右處處伏兵齊發。該夷方不能首尾相顧。諒該督必能仰體朕意。相機勦辦。以副委任。其各

海口水勢深淺。現已派員詳查。著仍遵前旨。繪圖貼說。確核具

奏。至陝西兵丁二千名。所帶器械。如不適用。著訥爾經額會同

胡超查明趕緊添造發給。以資得力。

靖逆將軍奕山參贊大臣齊慎兩廣總督祁𡊮署廣東巡

撫梁寶常奏竊𢬵等前於三月二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奉

上諭。參贊大臣楊芳片稱。將來改水師為陸路。並添築寨堡之處。

著該將軍參贊督撫會同妥議具奏。欽此。又於六月二十四日。

奉

上諭。前據楊芳奏請將水師改為陸路。自係因近來訓練不精。不

能得力之故。此時固未便全改章程。其應如何變通酌劑之處。

該將軍妥議具奏等因。欽此。奴才等伏查廣東設立水師。防海之路有三。惠潮為東路。高廉雷瓊為西路。廣州為中路。自虎門迤西。屬海寨所轄之大澳。盜賊淵藪。帆檣出入。較之東西兩路。形勢尤為喫重。該參贊楊芳請將水師改為陸路。自係專為廣州中路虎門失守。水師不能得力而言。惟是奴才等體察現在情形。虎門內外礮臺。不能不修。各臺四面環海。即不能不藉舟師之力。以資捍衛。況廣州所屬海港。俱連大洋。乘潮內駛。在在可入。水師緝拏盜賊。巡防姦宄。為用實多。不僅如該參贊所云。專為護持海商也。至該參

贊所慮省城二沙尾。鳳凰岡兩處。大船可到。欲於附近河岸靠山之處。修砌營壘。安兵駐紮。殊不知二沙尾等處。均係內河。尚在黃埔以內。虎門扼中路之衝。實為外海藩籬。現在填塞河道。據險設防。係權宜之舉。以期由內而外。而經久之謀。必須外戶加嚴。若使盡改為陸。不但自棄天險。而香山。新安等縣。聲勢不能聯絡。賊艘必至長驅。並無顧忌。果能外戶固守。則近省東南二路。即可無虞。總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現在戰船各項。以之捕盜則有餘。以之禦夷則不足。所可變通者。攻守之具。正未便因噎廢食。徒涉紛更。琦等悉心酌議。統俟將來籌辦善後。如果水師內有

應行變通之處。再當通盤籌畫。奏明辦理。所有該參贊請改為陸路之處。應毋庸議。

奕山。齊慎。祁𡊮。梁寶常又奏。再香港逆夷。招集漢奸。其著名頭目盧亞景。鄧亞福。何亞蘇。石玉勝為之勾引煽惑。前經𡊮等先後招回黎進福等。一千餘名。安置虎門以外。暗聽調遣。並派紳士兵弁。前往管帶。隨時查核。防有間諜混入其中。臨戰內應。茲又據石玉福持諭招回伊兄石玉勝等。二百餘人。並呈繳大拖船三隻。小船一隻。情願立功贖罪前來。𡊮等委員點驗屬實。當即優加獎賞。以固其心。據石玉勝供稱。香港灣泊大小兵船貨船有三十餘隻。蓬寮

燒後。又修起數十間。並蓋有鬼樓等房十餘間。近聞省中
團練壯勇甚多。奸夷恐奪香港。又招集漢奸數千人。拖風
船四十餘隻。並造平底三板船等語。又據水師提臣申報。
九月初十日。有逆夷三桅兵船一隻。由沙角橫檔。向口內
駛進。旋據行營探事兵勇稟稱。駛進三桅兵船。於十四日
移灣泊漁珠河面。復有二桅三板船四隻。在新造河面。往
來遊弈。見沿河要隘。安設礮位。壯勇林立。不敢深入。即同
三桅兵船。一齊開出洋面而去等情。是逆夷刻刻不忘反
噬。而石玉勝之供。前後脗合。洵屬可信。奴才等惟有督飭鎮
將。激勵兵勇。水陸嚴防。一俟河道塞竣。內戶鞏固。再行馳

奏請

旨遵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山等奏廣東水師未便遽改陸路一摺。又另片奏招回漢奸。嚴防水陸各等語。楊芳前奏請將水師改為陸路。諒以其時虎門失守。中路水師不得力之故。茲據奕山等體察情形。虎門扼中路之衝。實為外海藩籬。必藉舟師之力。以資捍衛。若改為陸路。不但自棄天險。而香山新安等縣。聲勢不能聯絡。賊艘益無顧忌。所有楊芳前奏著毋庸議。統俟籌辦善後事宜。如有應行變通之處。再由該將軍等酌議具奏。至逆夷招集漢奸。為勾引煽惑之計。既經該將軍等購覓眼線。先後招回

一千餘名。並有呈繳船隻礮位。情願立功贖罪者。可見食毛踐土。具有天良。該將軍等務當恪遵前旨。明定賞格。示以恩信。散其黨羽。不但可以自固藩籬。相機仍可得力。現在沙角橫檔各口。既仍有夷船駛入。尤宜激勵兵勇。水陸嚴防。如有可乘之機。即當加以懲創。方為不負委任。

庚寅。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

十五日。奉

上諭。㗂夷滋擾浙省。指日大兵雲集。剋期進勦。糧臺為行軍要需。必應安置妥協。無誤轉輸。方足以壯軍聲而堅衆志。惟浙省現在逆夷遍處。自不便於省城設立總局。牛鑑到任。尚需時日。著

梁章鉅先行籌畫適中之地。何處建設總局。何處分局。總期調度得宜。源源接濟。不致有意外之虞。方為妥善等因。欽此。仰見

我

皇上慎重軍儲籌畫萬全之至意。伏查軍需局所以積貯銀兩支應鹽糧。製備器具。最關緊要。太近則恐致疏虞。太遠則難資接濟。故歷來辦理軍務。於離大營稍遠之處。設立總局。

大營之後。分設糧臺。以期兩無窒礙。臣前奉

諭旨。飭令籌畫設立糧臺處所。臣以前敵糧臺。應隨大營為進止。須俟揚威將軍等到日。定由何路進兵。隨時分設。不能豫定其處。其總局分局。以遠夷現據甯波而論。則總局應設

於杭州。分局應設於紹興。庶可支應無誤。惟杭州逼近尖山海口。誠恐逆夷由海道豕突前來。未便多貯銀兩。議將奉撥軍需各款。均在江蘇藩庫存貯。浙省陸續提用。以免意外之虞。業於九月十六日。由驛覆奏在案。茲奉

指示前因。並准江蘇撫臣梁章鉅。鈔摺咨會。以蘇州省城。距杭州僅止三百九十餘里。既為南北往來必由之地。並於屯糧貯餉。製器庀材。無不便利。擬將總局建於蘇州。分局僅係陸續轉輸。可在嘉興設立。由臣選派大員。在彼督辦。其前任藩司卞士雲。截留蘇局。孫善寶管道庫二員。仍令赴浙聽候調遣等因。查核原奏。均係遵

旨籌畫。且與臣前請在蘇州存貯銀兩之議。亦屬相符。惟蘇州總局。嘉興分局之外。浙省應否再行設局。原奏內並未議及。臣伏思逆夷現據浙東之寧波府城。及鎮海定海兩縣。揚威將軍等統率大兵。來浙勦辦。或在省城。或在紹興府城。並所屬之上虞餘姚等縣。分營駐紮。整旅東進。將來克復一處。軍營即須移進一處。杭州距蘇州。幾及四百里。計程已不甚近。紹興上虞餘姚。及餘姚以東。則與蘇州更屬紆遠。內至遠之處。往返將及二十日。若由蘇州局綜司一切。再由嘉興分局。轉運各處。於支應鹽糧。撥發器物。恐諸多未便。況將軍參贊。及各路官兵。全駐浙省。而杭州根本之

地。紹興緊要之區。並不設立糧臺。亦無以維繫人心。聯絡軍勢。且江浙分屬兩省。事事稟承於江蘇。更易啟委員等觀望瞻顧之弊。臣再四思維。似應於蘇州杭州。各設糧臺總局一處。紹興另設分局一處。其上虞餘姚等縣。即由杭紹兩局。派員往彼分設糧臺。儻支應猶未便捷。再於該數縣與紹興相近之區。隨時添設支應局數處。以期源源接濟。氣勢聯絡。查蘇州地居腹裏。民物殷阜。誠如梁章鉅所奏。於屯糧貯餉製器庀材。無不便利。至杭州。紹興地亦殷盛。並可購糧繕器。應請將歷次奉撥軍需銀兩。均在蘇州總局存貯。兵糧礮位。及一切軍器。在該局暨杭州總局紹

興分局分頭採積製造。官兵鹽糧。均由杭局紹局及由杭紹分往之糧臺支應局等處。就近支發。凡蘇局採買糧米。製辦礮位器物之價值運腳。即在所貯浙省軍需項下動支。杭局紹局。應用各項銀兩。現在浙省前撥之軍需銀一百萬兩。尚有餘賸。應先儘此款動支。俟支用將盡。再在蘇局存貯之軍需銀兩內。由杭局隨時酌量移提。分撥應用。事竣之日。蘇局動支之款。由蘇局報銷。杭局紹局動支之款。由杭局彙總報銷。以清款目而杜混冒。再浙省自上年軍興以來。歷次調撥江甯壽春徐州等兵。均由蘇省經過。該省各州縣辦理兵差。均係自行籌款。今蘇州設立總局。

係專應浙省軍務。此後各省赴浙官兵。路經蘇省。所需兵差銀兩。應仍照舊章。由該省自行籌辦。不得支銷浙省軍需。以期用款毫無轇轕。至嘉興府地方。雖處蘇杭之中。但自蘇至杭。一帆可達。凡蘇局備辦之米糧器物。可由蘇隨時運送至杭。轉發各處。不必存貯嘉興。即或暫時寄貯。祇須責成嘉興府。督飭嘉興秀水二縣。就近經理。如果事務繁劇。再由臣酌派幹員一二人。前往幫同照料。現在似可不必另設分局名目。致資糜費。所有蘇州總局。即由梁章鉅督辦。杭局紹局及分設各糧臺。臣當懍遵前

旨。總司其事。惟浙省應設之局。不止一處。頭緒紛繁。必須大員幫

同核辦。方可集事。臣前請

簡派鄰省藩司來浙襄理軍需局事務一摺。欽奉

諭旨。著派前任藩司卞士雲迅即馳驛前往浙江。會同藩司常恆

昌辦理欽此。是卞士雲係奉

特旨來浙之員。此時鄭祖琛帶兵在曹江防堵。一時不克分身。而

孫善寶管遹羣二員。帶有降革處分。與卞士雲等稍有區

別。誠恐呼應不靈。應請仍將卞士雲調至浙省。與常恆昌

等會辦杭局事務。其紹興分局。俟揚威將軍等到日。另行

派員至曹江駐紮。再將鄭祖琛撤回。飭令赴紹局經理。孫

善寶管遹羣二員。應由梁章鉅酌留一員。襄理蘇局。一員

仍遣令來浙以便派管分設之糧臺俾專責成如此則餉
糈多貯蘇州不虞意外之變而浙省節節設局支應即屬
便捷且足以聯眾志而壯軍威似於轉餉行軍均有裨益
參贊大臣特依順奏現在浙省軍務喫緊請
旨前往會同勦辦應請（朱批。[illegible]。）
旨教調密雲滿營精銳官兵五百名內撞礮二十位長矛一百桿
餘配火槍各帶腰刀寧夏滿營精銳官兵五百名內撞礮（朱批。揀選來京另有旨諭。）
四十位長矛二百桿餘配火槍帶腰刀四百把飭令分起
前往以資攻勦此項官兵均係平日訓練精銳可期得
力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韻珂馳奏軍需總局請在浙省設立一摺。前經梁章鉅奏於蘇州設立總局。當經降旨准行。仍令奕經等於到蘇後與牛鑑梁章鉅商酌籌畫。茲據劉韻珂請於蘇州杭州。各設總局一處。紹興另設分局。上虞餘姚等縣。即由杭紹兩局。派員往彼分設糧臺支應局。歷次奉撥軍需銀兩。均在蘇局存貯。兵糧礮械。分頭採製。蘇省辦理兵差。不得支銷浙省軍需。蘇局備辦米糧器物。由蘇運杭。不必存貯嘉興等語。著奕經等於到蘇州後。會同牛鑑梁章鉅悉心籌議。固須支應便捷。尤須籌畫妥善。不致有意外之虞為要。卞士雲前有旨令赴浙江。毋庸截留在蘇。蘇省總局。即於孫善寶宮遹摹二人中。酌留一

人。著牛鑑等仍遵前旨辦理。本日又據特依順奏請調密雲寗夏等處官兵礮械等語。密雲拱衛京師。不宜調遣。著毋庸議。寗夏程途太遠。亦著奕經悉心斟酌。如必須此項官兵。即奏明候旨。其特依順在京時。飭交包封等件。即由該參贊大臣。遇便呈繳。將此諭知奕經。特依順。文蔚。牛鑑。梁章鉅。劉韻珂知之。